

增註十八史略

鈴木重遠增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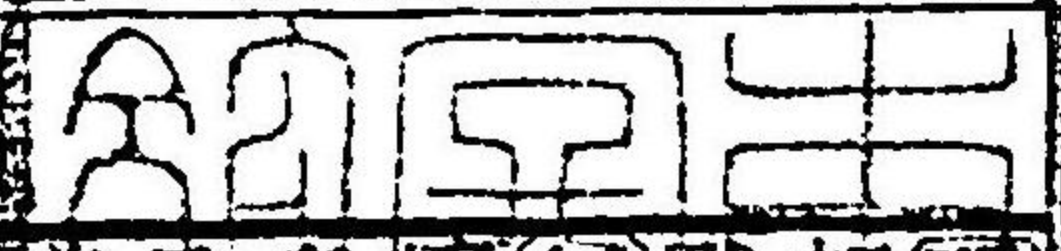
卷六

特3 1

711

館	大日本教育圖書會				和書門
	七册	四	五架	二九函	

明治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內務省發行



陽更名見重遠
 按全忠二字異
 帝王之稱故改
 名全昱為王重
 遠按全昱為廣
 王法作天子邪
 重遠按温史作
 爾可作天子乎
 且此語與下語
 非一日之語唐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略卷之六

 胡三省曰礪山
 戰國時屬礪山
 無賴重遠按會
 據得無愧恥
 者曰無賴橫行
 重遠按橫不由
 謹此遷書都重

五代

後學臨川 陳殷 音釋
 日本 鈴木重遠 增註

梁世號後梁後唐晉漢周皆倣此重遠按太祖
 以宜武節度使創業宜武軍治汴州古大梁
 也進封梁王國遂號曰梁前
 紀已有蕭梁故此稱曰後梁

梁太祖皇帝初名温姓朱氏礪山人朱五經之子也
 少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
 州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
 取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橫行諸

曾注... 卷之六 五代 三甫天... 版

家三百年重遠 按唐武德元年 受禪至是二百 九十年○惟不 沒其實以著其 罪云○礪徒黨 切割據重遠按 割據分割土地 而據有之馬殷 為楚王重遠按 胡三省曰馬殷 不由郡王徑封 國王即位之初 特恩也初克用 有養子重遠按 歐陽修曰後唐 自沙陀起代北 其所與俱皆一 時雄傑就武之 士往往養為兒

鎮間劫遷唐都於洛遂篡唐更名見封其兄全昱為 王嘗罵之曰朱三汝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三百年 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礪山邑屬宋州宋五經 名誠以五經教授故云

鎮汴即宣武節度晉州屬山西即平陽郡萃去聲降 青之降音項平聲襄州屬河南即襄陽府更音庚朱 三太祖行四鎮節度使先唐以全 思為宣武宣義太平護國節度使 是時李克用王晉 李茂貞王岐楊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已卒子渥 代之王建王蜀錢鏐王兩浙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 代之馬殷據湖南劉隱據廣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 州王晉之王去聲下王岐王淮之類皆倣此李茂貞 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戍卒黃巢犯京西茂貞

號義兒軍存信 疾而譜之重遠 按疾嫉也下疾 能同存孝與存 信不相睦存信 有寵於克用存 孝為邢洛磁州 留後欲立大功 以勝之乃建議 取鎮冀存信從 中沮之不時聽 殷為許及王鎔圍 楚王山存孝救之 蜀主克用使存孝 建稱存信共擊之 帝人互相猜忌還 晉王留不進克用更 李克用遺李嗣勳等擊 用卒破之存信還 存孝無心擊賊

以功補扈都頭傳宗賜姓名拜鳳翔龍右節度使 昭宗時封為岐王楊行密以唐僖宗景福元年為淮 南節度招撫流散輕徭薄賦公私富庶遂據有淮南 之地王建許州舞陽人唐僖宗初陳欽瑄節制西川 甲令致為監軍召建欲致麾下欽瑄疑止之建怒以 兵攻成都殺欽瑄令致昭宗授以西川節度使遂據 有其地兩浙浙東浙西閩州屬福建今福州王審知 光州固始人唐末黃巢寇亂因有關嶺五州之地昭 宗就封閩王馬殷許州鄆陵人唐乾寧中拜武安軍 節度使鎮潭州遂有湖南之地劉隱隱祖安仁上蔡 人也後從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梁封為南海 王卒其後襲位盡有嶺表之地僭號於廣州 ○梁 主以馬殷為楚王○蜀主王建稱帝○晉主李克用 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 而讟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 刑必有為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

疑與之存私約。有薛阿檀亦勇。密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自歸於朝廷。此梁兵事在。唐昭宗景福元年。克用討獲囚歸。重遠按唐昭宗乾寧元年。存孝據邢州。克用討之。邢州城中食盡。克用囚存孝。歸于晉。陽車裂于牙門。數為汴人所攻。梁兵失數州。重遠按大潰。史言克用自冀。

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晉陽。以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於卒。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旦乘大霧直抵夾寨。填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淮南。徐溫曰。於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接兵。謂之夾寨。塞而守之。以爲童子。重遠按。言以爲童子。未聞軍旅。存勗年十七嗣位。故曰童子。徐溫自領昇州。重遠按。徐溫以金陵形勝。守光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養。

遂解潞圍。爲之去聲。下並同。阿讀作過。數爲之。數音朔。疫音役。說文疾也。幾音機。累上聲。悒音邑。憂也。塞音豺。去聲。豎柵曰寨。先王謂克用。後倣此。帥音率。三垂岡在潞州黎城縣。淮南將張顥。徐溫弑楊渥。溫復殺顥。將吏推立楊隆演。徐溫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誥往治之。按楊渥重遠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楊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一人不自安。共謀弑渥。分其地。以臣於梁。遂弑之。溫復殺顥。重遠按。顥以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顯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溫以爲然。遂殺顥。推音退。平聲。隆演渥弟。昇州屬江東。卽建康。徐誥本姓李。徐州人。楊行密掠得之。養爲子。渥憤之不。能容。行密以賜溫。名曰誥。治平聲。○梁以王審知爲閩主。○梁以劉守光爲燕王。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府。先是囚其

子知諱為昇州防過兼樓船副使往治之胡三省曰為徐知誥完理昇州徐溫遂居之張本夏州亂重遠按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將更共誅宗益廢父仁福代之重
遠按父之再從兄弟曰族父五代史作族子上世自唐賜姓重遠按唐貞觀初拓跋赤辭賜姓李其後分居夏州胡三省曰李
 幽州劉仁恭驕侈貪暴築館於大安山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仁恭有愛妾羅氏守光通之仁恭杖守光而辱之不以為子李思安引兵直抵幽州城下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思安敗退守光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喜等將兵攻大安山遂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

○梁夏州亂殺節度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氏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族父族之

○廣州劉隱卒弟巖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晉王伐其兵於柏鄉大破之晉帥二鎮伐燕梁主救之大敗走歸鎮州屬河北即常山郡處音杵柏鄉縣屬趙州帥音率二鎮鎮州定州

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仁福子孫強盛遂為宋朝西邊之禍所謂西夏也三十年重遠按胡三省曰帝以唐僖宗中和三年鎮宣武創業之始也至是三十一年一字宜剛愛假子友文之妻重遠按友文本姓康名勤帝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次友珪次友貞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疾愈劇且加躁怒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為嗣遂為其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乾化初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太原晉王所都遺孽遺留孽子無葬地矣謂已地必皆為晉有妻王氏將音將為其屬上十字為一句

均王名友貞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弒起兵誅之而即位於汴更名瑱均王重遠按太祖第三子或位第四子者併假子友文數之也

友貞太祖第三子封均王鎮太梁起兵誅之重遠按趙巖太祖之壻也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太

增註十八史卷之六

三浦氏藏版

均王 尤寵之雖未以
友文為太子帝
意常屬之友珪
心不平帝疾甚
命王氏召友文
斬之欲與之訣友珪
賜高婦張氏知之密
季昌告友珪曰大家
爵為以傳國寶付王
契丹 契丹友珪遂弑帝
阿保 又命均王友貞
機稱 殺友文契欺
帝 吉切音元魏
重遠按元魏別
曹魏太賀氏重
遠按太當改作
大八部太人重
遠按八部二曰
俚利皆部二曰

梁均王密與之謀誅友珪嚴歸洛陽與象先密定計
師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遂誅友珪即位於汴重遠
按象先嚴廣傳國寶謂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
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更音庚璵音
天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劉守光自梁太祖乾化元
年僭號至是三年而亡
○梁賜荊南節度使高季
昌爵為王
梁賜高季昌爵為王重遠按賜高季昌爵
前
○契丹阿保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
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子
號八部太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
固者統眾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
保機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

七室活部三曰
實活部四曰納
尾部五曰頻沒
部六曰內會維
部七曰集解部
八曰奚嗚部太
人當改作大人
部之長號大人
○幹烏活切腕
入聲○龔音恭
入輔吳政重遠
按徐知訓驕倨
淫暴平盧節度
使朱瑾遺家妓
吳溥通候問于知訓
以錢理己不平知訓
惡瑾位加己上
吳越出瑾為靜淮節
國王度使瑾益恨之

之天皇王 種上聲橫山縣屬復州大賀氏其君名八
子名號未詳推音退平聲一代三年而更
一人為主襲王承襲而不代耶通鑑作邪音徐遮切
耶律幹里覆姓覆名奚見前唐玄宗紀渤海在遼陽
建元立年號重遠按建元曰神冊
不復受代重遠按言不三年一代
○廣州劉嚴稱越
王已而稱帝改國號曰漢后又更名龔音庚更名龔
重遠按漢主初名嚴
因白龍見更名龔
○吳徐溫徙治昇州以徐知誥
入輔吳政 治平聲徙治昇州重遠按吳昇州刺史徐
愛其繁富溫時治潤州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治
所於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宜
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丘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
潤州去廣陵隔一水爾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三
郎謂溫長子
○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
○吳主楊隆
演卒弟溥普立
○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
王重遠按

隋主十八史纂要卷之六

五代

三漢日精

晉王 伐梁 大舉 知誥 事吳主 盡 恭 接士大夫 以 謙 御衆 以 寬 約 身 以 儉 求 賢 才 納 規 諫 除 奸 猾 杜 請 託 於 是 士 民 翕 然 歸 心 雖 宿 將 悍 夫 無 不 悅 服 梁 魏 州 降 于 晉 重 遂 按 梁

知訓過別璣璣 置酒伏壯士殺 之璣亦自到徐 知誥在潤州聞 難即日引兵濟 江璣已死因撫 定軍府時徐溫 諸子皆弱溫乃 以知誥代知訓 執兵政○通鑑 知誥事吳主盡 恭接士大夫以 謙御衆以寬約 身以儉求賢才 納規諫除奸猾 杜請託於是士 民翕然歸心雖 宿將悍夫無不 悅服梁魏州降 于晉重遂按梁

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晉王入魏拔德州潭州 梁劉鄩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鄩攻 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 克衛磁洛相邢滄貝州掠漢鄆梁人決河以限晉晉 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周德威 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德勝南北兩城 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為晉所敗梁河中降晉鎮 州將弒趙王王鎔晉王討平之先是吳蜀屢書勸晉 王稱帝晉王自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

晉王 即位 號唐 德軍 於相 州割 澶衛 二州 諫焉 以張 筠為 節度 使分 魏州 將士 府庫 之半 於相 州恐 魏人 不服 遣劉 鄩將 兵濟 河以 討鎮 定為 名實 張形 勢以 勝之 魏兵 皆父 子相 承族 姻婚 結不 願分 從連 營聚 哭遂 縱火 大掠 德倫 求援 於晉 晉王 自引 兵入 城德 倫上 印節 不克 而還

晉王 公天 雄為 兩鎮 以智 德倫 為天 雄節 度使 置昭 德軍 於相 州割 澶衛 二州 諫焉 以張 筠為 節度 使分 魏州 將士 府庫 之半 於相 州恐 魏人 不服 遣劉 鄩將 兵濟 河以 討鎮 定為 名實 張形 勢以 勝之 魏兵 皆父 子相 承族 姻婚 結不 願分 從連 營聚 哭遂 縱火 大掠 德倫 求援 於晉 晉王 自引 兵入 城德 倫上 印節 不克 而還

得傳國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 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彥章為招 討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果拔 南城進拔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 鄆唐主救之梁敗彥章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 大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 殺己在位十一年攻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 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 魏州屬河東即魏郡 德州屬山東即平原 郡 澶音禪屬河東即頓丘鄆音尋鎮定營鎮州王鎔 營定州王處直營攻鎮定營重遠按劉鄩饋運不給 晉人數挑戰鄩不出梁主讓鄩鄩奏晉兵誠為勁敵 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怒遣

重遠按綱自不
 竟作不至時劉
 鄆以晉兵盡在
 魏州晉陽必處
 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西去晉主
 知之遣其將先
 入晉陽勸兵為
 備鄆糧盡引兵
 趨貝州○通鑑
 注胡柳陂在濮
 州西臨濮縣界
 ○綱目集覽德
 勝嶺名在契丹
 北界古北口東
 北晉於嶺南北
 夾河築兩城河
 中降晉重遠按
 梁河中節度使
 朱友謙襲取同

中使往督戰鄆不得已將萬餘人薄鎮定營晉李存
 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鄆大敗奔還敗音拜下並同
 鄆攻魏州重遠按劉鄆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
 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鄆聞之襲魏州晉
 王自貝州至四面擊之鄆大敗保滑州梁又遣兵襲
 晉陽重遠按梁王檀發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擊却
 之衛屬河東今衛軍府相去聲決河以限晉重遠按
 梁將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彌浸數里晉
 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
 涉水攻之遂引兵先涉彥章大敗河水為赤晉人遂
 拔其四寨胡三省曰謝彥章梁之騎將也懼晉兵之
 衝突決河水以限之胡柳未詳所在周德威敗死重
 遠按晉兵擾亂德威不能制敗死晉王收兵復戰重
 遠按德威已敗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
 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兩城所在亦未
 詳梁招討王瓚重遠按梁北面行營招討使王瓚據
 德勝上游晉王擊敗之梁主召瓚還以戴思遠代之
 屯河上以拒晉人瓚音棧上聲為晉之為去聲鎮州
 將弒趙王重遠按趙王梁所封趙王鎔委政於其子
 昭祚昭祚性驕慢成德軍將張文禮遂弒鎔盡滅王

州以其子令德
 為嗣後表求節
 鉞不許乃降晉
 晉王以令德為
 忠武節度使守
 重遠按朱守
 殷守德勝王鐵
 槍重遠按彥章
 每戰用二鐵槍
 皆重百斤一置
 鞍中一在手所
 向無前時人謂
 之王鐵槍羅之
 重遠按史言晉
 王善於料王彥
 章不善於用人
 守德勝○綱目
 擒王彥章唐主
 欲降之彥章曰
 余本匹夫蒙梁

氏之族又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從晉王
 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
 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日禍生
 肘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
 習大悅晉王發兵助之文禮先病腹疽晉兵至驚懼
 而卒先王有遺言重遠按先王指李克用克用語存
 勗曰昔唐昭宗幸石門吾發兵誅賊王行瑜當是時
 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
 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唐室誓死不為耳汝他日
 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復唐之德音伏傳國寶初僧
 傳真得之以為常王將薨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至
 是乃請行臺而獻之重遠按唐有傳國寶武后惡重
 字改命寶宋曰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獻國寶其
 文即文命八寶也襲取梁鄆州重遠按梁劉遂嚴燕
 顯守鄆州時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於唐主曰鄆州
 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顯皆失家心可襲取也唐主召
 李嗣源謀之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
 取勝大功何由可成唐主悅遣嗣源比及楊劉日已
 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
 彼必無備夜至城下鄆人不知進攻牙城遂拔之遂

恩位至上將與嚴顯奔大梁王鐵槍時號彥章為鐵槍南城即南德
 皇帝交戰十五勝城楊劉城名未詳所在攻鄆重遠按李嗣源守鄆
 年今兵敗力窮州梁主猶重遠按溫史綱目共無猶字似可慮諸兄
 死自其分縱皇弟重遠按慮字溫史綱目共作疑兄友諒友能弟友
 帝憐而生我我雍友微命其下重遠按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
 何面目見天下讐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
 之人乎豈朝為首麟遂弑之其下皇甫麟已音紀○司馬溫公曰太
 梁將暮為唐臣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地
 此我所不為也廣兵強威權日熾至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
 終斬之○按唐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遇人以
 憲宗紀集覽楊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秉旄重遠按旄牛尾說文幢
 劉在鄆州之北也將軍所持以指麾膏梁重遠按膏肉之肥者梁五
 劉或作留○綱穀之長
 鑑至作志○五長
 代史勃年十一
 從克用破王行
 瑜遺獻捷于京
 師昭宗異其狀
 貌撫其背曰兒
 有奇表後當富

唐重遠按晉王李克用始封於晉存勗嗣封及
 即大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號曰唐通鑑
 曰後唐以別
 長安之唐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

賜姓李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唐平

黃巢立大功王于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感憂

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

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

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

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

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潞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

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

賜姓唐懿宗時帝祖朱邪赤心為招討使康承訓前

鋒擊滅龐勳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國昌子為唐為所

昭為梁兵圍於潞州也併幽州詩酌篇曰於鑣王師遵養時晦毛傳曰遵率養取晦

貴無忌子家及

長善騎射膽勇

過人習春秋通

大義尤善音律

歌舞俳優之戲

微眇重遠按眇

說文一目小也

釋名曰匡陷急

曰眇正韻偏盲

也所感重遠按

言封疆所感極

將斃矣重遠按

極言凶惡至極

世襲忠貞重遠

按謂自朱邪執

宜以來皆輸力

於唐室解潞圍

重遠按謂李嗣

昭為梁兵圍於

潞州也併幽州

重遠按劉仁恭及守光在幽州來河重遠按胡三省曰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莊宗紀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承業執之召補兵馬重遠按張承業而補之接應不之重遠按接應續相應也慟哭

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專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又集傳曰言其初有於饒之師而不用退自備養與時偕晦說音悅其下王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玘李亞子存勗小名存勗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為晉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應不乏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唐宗社聞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悒悒成疾而卒王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已而遷維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畧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為晉之為去聲

重遠按慟哀過也血戰重遠按血戰前血於戰陣之間也季昌之改名也重遠按克用父名國昌故季昌避之改名季興也酒也○赤族漢書注以為赤血丹其族徐氏筆精曰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古人謂空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家赤貧是也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重遠按知祥據蜀張本

下同播音君去聲按也復音伏宗社宗廟社稷將音力諫重遠按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唐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宋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維洛同權兼內外重遠按崇韜為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唐以為南平王○蜀主王衍盤遊淫泆國亂盜起唐遣皇子繼安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赤其族繼安信讒殺崇韜而還復音吟入聲赤族盡滅其族重遠按一說楊雄解嘲曰客欲朱丹吾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此以朱穀對赤族則可知其以色言也○右前蜀王建自梁太祖開平二年僭號至是二世凡十六年殺崇韜按崇韜素惡宦者衍之至是成都雖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為患命分道招討淹留未還宦官譖其專權帝遣往觀皇后遂密令繼安殺之○

增註十一史夏卷之六

九

三浦氏藏

以孟知祥唐重遠按唐
知祥當改作唐主
為西川節度使
重遠按伶人為
刺史時親軍有
百戰未得刺史
者莫不憤歎
自呼重遠按
因為優自呼
新磨重遠按本
紀分注外五代
吏補敬作鏡
疎息音近通用優伶
宿將之名連姓取義
所以為諱理天
下重遠按李理
音通故戲之
通鑑唐主性剛
好勝不欲權在
臣下入洛之後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寢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遠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納貨展轉，以干恩澤。竊政害人，恣為讒慝。帝疎息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戍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

信伶官之譏，願
疎息宿將至上
不赦重遠按溫
史作貝州戍卒
思歸主上不赦
云克城之後置
盡院魏博之軍
胡三省曰：謂皇
甫暉等也。莊宗
忿暉等不降，嘗
有克城之日，勿
遺暉類之語。欲
與城中合勢，重
遠按皇甫暉奉
趙在禮在鄴都
城中，今從馬直
軍士張破敗，帥
衆在城外逼嗣
源不受外兵，重
遠按嗣源入鄴

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遂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過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而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

嗣源 都城城中不受
外兵皇甫暉逆
擊張破敗斬之
外兵皆潰嗣源
詭辭得出重逐
按趙在禮迎拜
嗣源曰將士輩
莫公敢不惟命
是聽嗣源說諸
百官 禮曰凡舉大
事須藉兵力今
外兵流散我為
公出收之任禮
乃聽嗣源出城
庶可自明重逐
按安重海等曰
公為元帥不幸
為凶人所劫李
紹榮不戰而退
歸朝必以公藉

百官 請嗣 源監

為殿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
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
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流矢而殞稱帝僅
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
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
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及自蜀歸途聞內難至
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

伶人為刺史伶人
樂工初胡柳之役
所以得正者皆梁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臣
力也願乞一州以報之遂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
憲州刺史優名唐帝雜優小名呼去聲下同敬新磨
敬姓新磨名批匹迷切擊也尚誰呼調其重呼李天
下也摺紳公卿大臣相附之相如字宿將故舊大臣
伶人周匝為梁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臣
所以得正者皆梁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臣
力也願乞一州以報之遂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
憲州刺史優名唐帝雜優小名呼去聲下同敬新磨
敬姓新磨名批匹迷切擊也尚誰呼調其重呼李天
下也摺紳公卿大臣相附之相如字宿將故舊大臣

口公若歸藩則
為據地激為過
足以震護恩之
言身不若星行
詰嗣面見天子
庶可自明○按
魏博指揮使楊
仁景譖者奏嗣
源已叛重逐按
李紹榮自鄴都
退保衛州奏李
嗣源已叛與賊
合嗣源遣使上
章自理紹榮過
之不得通上將
與叛卒入城重
遠按嗣源以蕃
漢馬步軍都總
管統諸軍河北
諸鎮兵皆屬焉

數出之數音朝魏博將姓名未詳尾橋關在雄州魏
博將成尾橋重逐按魏博指揮使楊仁景將所部兵
戍尾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
救留屯貝州時民間訛言云皇后以繼及之死歸外
於帝已弒帝矣人情恟恟仁景部兵皇甫暉與其徒
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景曰今聞皇后弒
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若天子萬福與兵致
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
乎仁景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
揮使趙在禮聞亂踰垣而走暉追及示以二首在禮
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從馬直從去聲直當直
也如直殿直宿之直按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
張破敗作亂從馬直數卒喧競重逐按溫史從上有
近字莊宗嘗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
從馬直郭從謙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
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饗從馬直諸校對
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從馬直軍士王温作亂莊宗
戲之曰汝附崇韜又教王温及欲何為也從謙益懼
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侯鄴都平定盡防若
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將召之將音漿將召兵攻亂

隋生十一人
十一
三

故曰上將城賊者重遠按温史作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
 城謂入鄴都城有象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劍等相繼召
 得保重遠按保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
 保任天下都會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
 重遠按温史都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梁
 會作要會胡三省曰大梁控引嗣源將召兵攻亂者在其未入鄴都
 省曰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梁舊都也
 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梁舊都也故云然誠胡人獍直觀此言可
 始可自全重遠按胡三省曰據大梁則逼洛陽嗣源可以自全
 按胡三省曰據大梁則逼洛陽嗣源可以自全莊宗將何以自
 莊宗將何以自全空乎石敬瑭惡與教門時唐主自汜水還洛城郭
 空乎石敬瑭惡與教門時唐主自汜水還洛城郭從謙不知陸王
 察察言故云爾存人己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存
 一統志汜水東養從謙為假子故欲奉之汜音凡峯蹄云汜水出成

南流入黃河伶人敘樂器重遠帝位監國重遠按考異曰驛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
 按伶人善友敘樂器重遠帝位監國重遠按考異曰驛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
 樂器重遠唐主尸而焚之胡三省曰莊宗好優而為稱號也
 曰莊宗好優而為稱號也

明宗皇帝本胡人邈佶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

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

受命討蕞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

宣音僅入聲蕃漢馬步蕃兵漢兵馬兵步兵總管
 屬上十字為句為叛之為去聲遂即位重遠按有
 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連已盡宜自建國
 號驛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
 復讎繼昭宗後故稱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
 監國曰吾年十三事國昌國昌以吾宗屬視吾猶子
 又事克用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
 不預克用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

肖生十一

契丹重遠按阿保機
 德光卒於夫餘城述
 立律后及諸酋長
 延鈞居汝不可不效
 稱帝我及集其夫立
 吳揚問曰汝思先帝
 溥稱恩乎對曰受先
 帝恩豈得不思
 高從曰果思之宜往
 誨立見之遂殺之○
 楚王綱自錄自少在
 希範軍中未嘗寐倦
 立極則就圓木小
 吳越枕或枕太鈴寐
 錢元執輒裁而悟名
 瓘立曰警批○明宗
 紀從榮喜為詩
 聚洋華之士高
 輦等於幕府與

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
 契丹阿保機卒子
 德光立○闕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
 弑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名璘其下審知養子延稟更音庚
 ○吳王楊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
 楚王馬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希範立馬殷卒重遠按殷卒
 遺命諸子兄弟相繼真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
 胡三省曰為殷諸子爭國以至於亡張本子希聲立
 重遠按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
 藩鎮之舊希範立重遠按希上脫弟字
 ○吳越王
 錢鏐卒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子彝超嗣
 重遠按綱目考異曰此條與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
 弟希範嗣同按即位例曰始稱主者繼世曰嗣此二
 節度書弟某嗣子某嗣必傳謬據清泰二年書唐夏
 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則此二條當書馬

孟知祥為
 相唱和願自矜
 伐唐主誦之曰
 吾雖不知書然
 喜聞儒士講經
 義聞益人智思
 吾見莊宗好為
 詩將家子文非
 素者徒取人竊
 笑汝勿效也端
 門重遠按端門
 宮城正南門歸
 府重遠按府河
 南府登極重遠
 按北極為天極
 人君之象故即
 位為登極為生
 民主重遠按范
 仲淹曰我太祖
 皇帝應期而生
 ○詩大雅民勞

希聲卒弟希範代之李
 仁福卒子彝超代之
 祥為蜀王東川郡屬四川今潼川府蜀王世稱後蜀
 自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主賧疾遽率牙兵
 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
 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
 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
 某胡人因亂為家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
 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畷
 不在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職雖不知書所行
 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

蜀孟知祥稱帝
 元應順重遠按
 胡三省曰取應
 天順人為義非
 繼體之君所以
 紀元也明宗之
 養子重遠按從

子宋王立是為閔帝從明宗長子論去聲牙兵千
 為天下兵馬元帥又握兵柄因請嚴衛捧聖千人為
 牙兵將音幾祭衛禁中宿衛之兵皇城使安從益已
 踰六十重遠按已踰六十據溫史舊史踰年六十七
 胡三省曰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然
 王鳴盛商榷云五代史關文作即位之歲年已六旬
 破通鑑竄改此八字致令三省執泥生疑據此則舊
 史年六十七殆非誤也其稱其名為家之為去聲藏
 音狀內藏庫重遠按內藏庫人主私藏沿平聲粗音
 措上聲略也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
 要寬柔少斷圖音端去聲○蜀孟知祥稱帝○唐路王友
 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
 數月而已潞王立

蜀孟知立
 和立
 軍速按塘温史

阿鎮州平山人
 明宗為將時過
 平山掠得之養
 以為子用事者
 忌之重遠按潞
 王從珂與石敬
 瑭少從明帝征
 伐有功名得與
 心朱弘昭馮贊
 位望素出二人
 下遠甚一旦執
 朝政皆忌之清
 帝側重遠按除
 左右姦邪使帝
 側肅清也閩人
 殺其王璘重遠
 按人名李防一
 本殺作弒王作
 主為是石敬瑭
 軍速按塘温史

潞王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
 伐有功名得蒙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
 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
 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至洛宰相馮道
 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燒殺閔帝於衛州用事者
 馮贊等移檄鄰道其檄略曰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
 殺長立幼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
 君側之惡其力不能獨辨願乞隣藩以濟之重遠按
 殺長立幼謂殺從榮而立閔帝也降音項平聲遣人
 衛州刺史王弘贇子鸞遣人燒殺重遠按温史鸞至
 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贇數進酒閔帝知其
 有毒不飲鸞殺之○蜀孟知祥殂子相立和丑
 據此則鳩當改作繼○閩人殺其王璘而

曾生十一人

石敬瑭自共作瑭為
 唐主移之重
 為自遠按胡三省曰
 全之縱石敬瑭歸鎮
 計乃復疑而徙之
 契丹此所以速禍也
 立敬瑭以元年甲
 唐為遠按以元年甲
 晉帝月即位至三年
 十一月死至是

立其子繼鵬更名和庚唐音 ○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
 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
 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之遂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
 唐兵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
 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凡一
 十四年移之通鑑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敗音拜
 黃巢之亂有功於唐上元之變詔不能奮遂與朱氏
 相攻紛糾不解至於晚節鋒銳亦衰莊宗以弱齡襲
 位麾下諸將皆武皇並繼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
 英果折其氣莫不竭九致命願指如意遂策馬渡河
 而朱氏失國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纒及三年隕
 身亡族明宗無取國之志而為眾所推資性寬厚克
 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神器之重負宸未安家
 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武

會要曰晉既得
 天下祖衛大夫
 石碣明宗之婿
 重遠按敬瑭尚
 明宗女魏國公
 主內相忌重遠
 按內心也將佐
 皆勸留之重遠
 按敬瑭入朝時
 敬瑭久病羸瘠
 鳳翔將佐多勸
 帝留之帝亦見
 其骨立不以為
 虞石郎重遠按
 婦謂夫為郎如
 謝道韞曰天壤
 間乃有王郎是
 也此語公主故
 亦以郎稱之劉
 知遠以為太過

皇重遠按克用諡曰武皇上元之變重遠按上元蓋
 上源誤言朱全忠襲克用於上源驛易姓者四重遠
 改作三
 晉重遠按胡三省曰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
 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太原中原治晉陽
 契丹遂以晉命
 之故國號為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也
 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
 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
 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
 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及邪敬瑭聞之益懼尋
 命移鎮鄆州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

重遠按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王田重遠按土田半壞田畝○晉紀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割十之六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通鑑後梁均王紀注魏州東南距幽州二百

重遠按胡三省曰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大喜重遠按胡三省曰喜中國有契丹之可乘也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晉主引而南重遠按言引漢兵而南還涿重遠按

重遠按胡三省曰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大喜重遠按胡三省曰喜中國有契丹之可乘也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晉主引而南重遠按言引漢兵而南還涿重遠按

重遠按胡三省曰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大喜重遠按胡三省曰喜中國有契丹之可乘也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晉主引而南重遠按言引漢兵而南還涿重遠按

二十里蓋在儒武東南也○通鑑注儒州領晉山一縣冀州鎮吳徐寰清一縣治昇州重遠按移治受吳於昇州留其子重遠按知誥以禪國其子景通為司徒輔政廣金陵城重遠按綱目書法書廣何誌意也知誥將墓志都金陵先廣城之綱自深探其情故書之而斥知誥殊禮重遠按殊禮如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也徐州李

重遠按胡三省曰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大喜重遠按胡三省曰喜中國有契丹之可乘也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晉主引而南重遠按言引漢兵而南還涿重遠按

重遠按胡三省曰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大喜重遠按胡三省曰喜中國有契丹之可乘也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晉主引而南重遠按言引漢兵而南還涿重遠按

重遠按胡三省曰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大喜重遠按胡三省曰喜中國有契丹之可乘也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晉主引而南重遠按言引漢兵而南還涿重遠按

重遠按胡三省曰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大喜重遠按胡三省曰喜中國有契丹之可乘也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晉主引而南重遠按言引漢兵而南還涿重遠按

玳丹氏子重遠按知

升音

契丹改國號大遼

改國號大遼重遠按契丹

號大第子建王恪

中國綱目發明綱目雖紀其改號之始繼是亦止以

遼生超超生志為

契丹書之正以存其本種之名不使得與中國並也

閩王徐州判司志生

其旨嚴矣○閩王曦弑其主和而自立曦相也○吳越王錢

曦弑蔡乃知誥之父

元瓘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龔又更名龔尋殂子

相自也是世家之說

珠立更音庚龔音儼○按篇韻並無此字疑當作龔

南漢宗第六子永王

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又曰

劉玘瑋苗裔王曦重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璿拜

遠按瑋王審知

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

漢主重遠按南

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南唐主李昇殂子璟

字行時北漢未

立國重璿重遠

按瑋諸書作磨

○晉主在位不七

○出帝紀唐主

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閩王之弟重

南唐嘗領方士靈丹

○南漢主劉玘之弟弘熙弑玘而自立更名晟

李璟寢成蹶急疽發

庚○閩朱文進弑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

背五齊王璟入

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

閩王侍疾唐主謂璟

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亡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

曰吾餌金石始

取之朱文進弑其主重遠按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

欲金壽乃更傷

連重遇既弑和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

生汝宜戒之是

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

夕殂南漢主重

相對問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

遠按閩之故臣

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弑曦而立其子使人告二人

共迎殷主延政

曰主上殊不手於二公文進重遇遂弑曦傳音轉去

請歸福州改國

聲閩亡世紀閩王審知自梁太祖乾化三年建號至

號曰閩延政以

是六世凡三十二年而亡重遠按閩自唐昭宗時王

左有唐兵未暇

潮入福州傳審知延翰璘和曦至○初晉高祖事契

增訂十八史畧卷之六

十七

三浦氏書

祖之喪囚其回圖使重遠按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駁易於晉置邸太深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賈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乃釋榮契丹慰賜而歸之榮大舉辭延廣延廣入寇言云云回圖字見荀子備效篇

丹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回圖使已而遣歸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遂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長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閔

胡騎四出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北朝重遠按契丹稱北朝稱孫重遠按高祖事契丹以父禮故稱孫不足長重遠按長長誤打草穀重遠按契丹以牧馬為名徵兵剽掠謂之打草穀打俗語觸事皆謂打

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二十二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及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括至初無頒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告哀計使初梁太祖從馬殷所奏於汴荆襄廣鄆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以易繒纈戰馬後契丹以喬榮為回圖使置邸大梁及是被囚語去聲為北之為去聲下同長音張上聲丁壯老弱丁中壯健者死於

郭威 趙思緒之三叛 連衡循兵累年 而供饋不之國 家相安重遠按 相溫史作粗為 是常裁抑之重 遠按常溫史作 郭威 趙思緒之三叛 連衡循兵累年 而供饋不之國 家相安重遠按 相溫史作粗為 是常裁抑之重 遠按常溫史作

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願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摺拾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嬖倖寢用事親戚干政邠等常裁抑之漢主益壯厥為大臣所制楊邠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

郭威 趙思緒之三叛 連衡循兵累年 而供饋不之國 家相安重遠按 相溫史作粗為 是常裁抑之重 遠按常溫史作 郭威 趙思緒之三叛 連衡循兵累年 而供饋不之國 家相安重遠按 相溫史作粗為 是常裁抑之重 遠按常溫史作

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弑威自太后迎武寧節度費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伐漢漢二世四年而亡毛錐子筆也重遠按胡三省曰毛錐以束毛為筆其形如錐也津阪東陽曰拔物與子茶為條煇子酒為志憂君又管城子毛錐子皆以子稱財賦何由取辨重遠按王章為一司使實掌財賦故云然此輩握算長六寸二百七十二枚而或六觚為一握羅大經曰五代史作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按算子本俗語歐陽修據其所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史改作按之縱直也算法縱一橫五為大之為去聲下同隱帝在位二年仍號乾祐遣密詔重遠按帝遣供奉官孟業齋密詔至鄴都令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

曾主 十一

都指揮使曹威殺郭威將佐勸威重遠按孟業被囚
郭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揚郭等死及
有密詔之狀郭崇威等皆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
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
入朝自許盡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秘武
寧州號為武寧節度賀隱帝弟崇之子也○司馬
溫公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
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
出哉會其時之可為也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
已出輕信群小之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
之勢也

周重遠按胡三省曰周自以為周號叔之後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號叔之後有國者為號
公後謂之郭公號郭音相近也虞大夫宮之奇
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
建國號曰周通鑑因謂之後周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

郭雀兒

晉為順州刺史
柴氏大驚重遠
按柴氏與太祖
同里太祖狀貌
奇異柴氏心知
其貴人故大驚
孔目官重遠按
孔目官衙前吏
職使司之事一
孔一目須經由
其手也贊廢死
重遠按周主殺
贊於宋州隆蔚
沁遼麟石十二
州重遠按吳任
臣曰晉祖割十
六州以界契丹
蔚州實在其中
通鑑以為北漢
有者誤矣歐史

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
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柴氏欲
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當嫁節度使奈何嫁
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
目官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
威專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
禦契丹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贊於徐州乃以漢太后
令廢贊為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號叔之
後國號周贊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
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贊廢死崇乃

職方攷云自太
原以北十州為
東漢則又脫一
北漢隆州按隆州北
漢所置於通鑑
不克此條亦屬衍文
宜從歐丈刪附
隆二三字○劉
崇稱帝於晉陽
是為北漢
○按通鑑注憲
州故樓煩監牧
唐昭宗時置
按綱自唐玄宗
紀實晉麟州本
漢五原西河二
郡地明屬延安
府述軌元欲
契丹重述按綱目書
叙立法夷蠻書殺恒

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析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
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
使邪是為北漢遣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契
丹契丹策命北漢主更名昊釋姻歸父母家別求姻
對從去聲郭雀兒威微

時刺其項為雀兒故有此名孔目官黨六曹案牘號
叔之後世次未詳并府盈頃汾即西河郡風音覽平
聲即樓煩已下皆屬山西憲今未詳隆今隆德州屬
山西蔚見前沁遼屬山西沁音侵去聲麟今未詳疑
當屬鄜鄜石接壤也石屬山西顧我是何天子重述
按溫史此句上有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
號不得已而稱之二十字顧念也言有其名而無其
實也為北漢重述按胡三省曰通鑑書嶺南之漢為
南漢河東之漢為北漢策命北漢主重述按溫史作
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
名昊便音○契丹述軌元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

軌元述律德光子時又有述律德光母勿混○楚
也此其書軌元
進之也為為進
之於是元欲約
漢伐周引兵會
之諸部不欲以
遷馬是述軌元欲
氏于蓋述律知義者
金陵矣故述之書軌

自希廣希夢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夢而
立希崇南唐遣邊鎬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
于金陵楚亡其下又廢希夢重述按希夢遣指揮使
徐威陸孟俊等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

輒而代之述軌元欲子述律述軌弟重述按述
律德光子時又有述律德光母勿混○楚

偶以備朗兵將卒皆怨怒威等遂作亂幽希夢希崇
重述按希崇希夢弟南唐遣邊鎬重述按徐威等見
希崇所為知必無成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
兵于唐唐主命邊鎬將兵擊之○右楚馬殷自梁太

祖開平六年受命為王○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
至是六王凡四十四年

邊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遠鎮潭
遠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遠還潭後又以行逢

鎮潭遠自居朗朗州屬湖廣即武陵遠襲殺言於朗
重述按王遠既得潭州何敬真朱全

潭州鎬乘城走
唐將守湖南諸

不合衆心於是
劉言等遣兵攻

鎬亡楚鎮潭州
言為留後及邊

以辰州刺史劉
節度使馬光惠

周行逢等逐其
楚朗州將王遠

潭重述按先是
劉言自朗州攻

金陵矣故述之書軌

南唐

遷馬

氏于

金陵

也此其書軌元

進之也為為進

之於是元欲約

漢伐周引兵會

之諸部不欲以

遷馬是述軌元欲

氏于蓋述律知義者

金陵矣故述之書軌

州者相繼遁去劉言盡復楚故地謂命于周重遠按劉言遣使來告稱湖南世唐所陷臣雖不素謂輒糾合義兵削平舊楚之地又表稱潭州治朗州且請貢獻寶器悉如馬氏故事許之故養之重遠按榮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領節鎮重遠按節鎮謂節度州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主曰崇幸太

正是為世宗皇帝

○周主在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

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

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

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

解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右督戰宿衛將

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

諸軍亟進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

之強破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北漢

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主慮其遁去趣

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

周漢劉宗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

陛下新即位山

陵有日人心易

搖不宜輕動宜

命將御之帝曰

崇幸我大我輕

朕年少新立有

吞天下之心此

必自來朕不可

不往馮道力爭

重遠按溫史作

馮道固爭之帝

曰昔唐太宗定

天下未嘗不自

北漢行朕何敢偷安

兵數道曰未審陛下

能為唐太宗否

帝曰以吾兵力

之強破劉崇如

山壓卵耳道曰

未審陛下能為

王溥勸行親兵

重遠按親兵親

軍兵士禁兵重

遠按唐置兵於

京師曰禁兵乘

高重遠按乘上

大簡也左翼重遠按

諸軍翼旁引其衆如

鳥翼揚衆不敢

救重遠按揚衆

士卒畏周兵之強不

精強敢救罪不能戰

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揚衆不敢救北漢主晝夜

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

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

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此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盛稱趙匡胤智勇權殿前

都虞候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

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

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

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

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節鎮為鎮寧節度使陝平

重遠按山壓卵重遠按山壓卵

喻其易爭詩同高平郡屬山西即澤州趣音促幾如

字當去聲上聲姑息之政重遠按姑息出禮檀弓

姑少息止猶曰苟且又耶那代醉編尸子云紂棄黎

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權殿

前重遠按權當改作權諸書作權都虞候官掌邦刑

古司寇也重遠按胡三省曰後魏之末宇文置虞候

都督以主候騎虞候之官蓋始於此五代殿前都虞

候在副都指揮使之下與都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

直浚民之膏血重遠按浚說文抒也徐曰抒取出之

也天簡諸軍重遠按簡簡閱也精銳者升之上軍贏

者斥去之又詔諸道重遠按温史作以驍勇之士多

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尤者最精者

殿前諸班重遠按胡三省曰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

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為阻送於闕下躬

周伐受契丹命為帝

南唐更名鈞漢主

晉陽不克引軍還○北漢主劉昫殂子鈞立○周伐

○周攻北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

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

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

強兵之效子鈞

重遠按承鈞

史作皆胡三省

多由此所向克

其所以失國亦

大敵不走即降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

重遠按温史作

將非不能戰寄

貨重遠按呂不

壽傳奇貨可居

言非常之物貨

○通鑑初宿衛

之士累朝姑息

蜀取秦階成鳳州秦階成三州屬華昌階即武階郡
趙匡胤重遠按
主上脫周字倍
道襲之重遠按
匡胤倍道襲清
流關皇甫暉等
陣於山下方與
前鋒戰匡胤引
兵出山後暉等
大驚走入滁州
所其皮笠重遠
按以皮爲笠代
盛也斫笠欲以
爲驗莫敢不盡
死重遠按盡死
謂盡死力留兵
圍壽州重遠按
周主留李重進
圍壽州復江北
諸州重遠按唐

蜀取秦階成鳳州秦階成三州屬華昌階即武階郡
按世宗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
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世宗納其言遂
取秦階成鳳州胡三省曰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
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
之亂階成秦
鳳遂入於蜀
○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
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
關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周師取揚
泰光舒蘄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州攻揚州周主命
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
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
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

取舒和蘄州周
揚滁州守將皆
棄城去唐人以
城降重遠按唐
壽州監軍周廷
構等以城降更
名景重遠按唐
主環避周高祖
諱瑒更之周正
朔重遠按正歲
之首子丑寅也
朝月之始夜半
鷄鳴平旦也爲
潘叔嗣所殺重
遠按周詔王逵
攻唐鄂州逵引
兵過帝州圍練
使潘叔嗣燕犒
甚謹逵左右求
取無厭潘叔嗣

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
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主
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遣兵取
揚泰周主克楚州還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
周主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壽州屬淮
郡敗音拜正陽地在霍丘清流關在滁州清流縣西
南滁州屬淮東秦屬淮東即海陵郡光屬河東蘄州
屬淮西復取之復音伏下同六合縣屬真州濠泗二
州皆屬淮西楚州屬淮東今淮安府更音庚去上聲
朗州王逵爲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
朗行逢併潭朗有之爲去
○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
○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

謀叛遂怒叔嗣
遂殺遂周行逢
又殺叔嗣議趙
幽州重遠按趙
嘗作取諸書作
取殿前都點檢
重遠按胡三省
曰後唐以來車
胤駕行幸及出征
則置木內都點
檢之官後周選
驍勇之士充殿
前諸班始置殿
前都點檢於都
指揮使之上自
宋太祖以殿前
都點檢登極是
後不復除授顯
晦重遠按韜藏
而不顯也高平

日而關南悉平議趙幽州會不豫而止以尾橋關為
雄州益津關為霸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關南三
興不豫重遠按不豫言疾也取不悅豫之義雄州屬
北平霸州屬北平往還六十日重遠按言其成功速
也
○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
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從去聲○周主在位六
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韜晦及即位首破
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
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
勤於政事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史
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

之寇重遠按言
與北漢戰意表
重遠按意表意
料之外商確重
遠按確溫災作
推商量揚推也
前漢叙傳揚推
古今註揚舉也
推引也一日發
揮登遐之日重
遠按遐遐逝之
義言其所升高
遠曲禮告喪曰
天王登遐七歲
卽仙重遠按胡
三省曰帝世宗
周禪弟四子也當此
于宗之時主少國疑
宿衛將士多歸
心於宋太祖明

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
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
子梁王立是為恭帝在藩為鎮寧節度時略不動容
傳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又韓文答陳商書略
不辭讓遂盡言亦同發姦摘伏音剔發明姦邪挑
摘隱伏音開確音角常言朕必云云重遠按常當
作嘗溫史作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
人因喜
賞人
恭帝名宗訓七歲卽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
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
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
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陳橋驛在汴城外平
大興郭崇韜柴榮故三姓
任仍稱顯德實二姓

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為宋在位半年重遠按帝以六年六月即位以明年正月禪位不復別立年號○宋紀註帝四世祖眺唐幽都今生挺唐御史中丞挺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殷杜氏生匡胤於洛陽來馬營廣漢之後重遠按廣漢漢宣帝時人有治績見前甲馬營重遠按

重遠按太祖郭氏世宗柴氏故曰二世○司馬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禁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枹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殞蓋太平之業天將降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 重遠按趙匡胤所領歸德軍在宋州故定有天下之號曰宋

宋太祖皇帝 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

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本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太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日點檢醉卧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

薛史續綱自共作來馬營赤光滿室重遠按滿字續綱自作纒異香一月重遠按續綱自作異香經宿不散重遠按駕天之駕文書篋中重遠按續綱自作纒此書據薛史不書重遠按不書木札書薛史作木牌主少國危重遠按恭帝甫七歲故曰主少始有推戴之議重遠按薛史續綱自共作來馬營赤光滿室重遠按

國號

戴之意相過重
遂按盜動也薛
史續綱目共作
摩蓋次陳橋驛
重遠按左傳凡
行師再宿為信
過信為次陳橋
驛在河南開封
府城北四十里
援甲重遠按援
賈也謂第甲也
策太尉重遠按
厚胤時加太尉
羅拜重遠按羅
羅列南行重遠
按南行薛文續
綱目共作還注
汴州即開封府
周都也微行重
遠按微服間行

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
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廣漢之後世次未詳數音朔下
同推音退平聲湯音去聲察明天欲明重遠按索
隱曰察猶此也謂比至天明也一日察黑也謂天漸
明而猶黑也環音患貫也黃袍重遠按唐因隋制天
子常服赭黃袍黃袍求因之則唐以後天子以赭
黃淺黃袍為常服此即黃袍上馬之上上聲攬音警
諸將重遠按攬執持也薛史匡胤攬轡曰我有號令
若輩能從我乎皆應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台主上我
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
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即擊戮法
皆載拜肅隊以行仁和門汴州城門○呂中曰顯演
謂孟子不嗜殺人言至是又驗矣唐明宗有天生
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日
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
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
矧如號令之間秋毫無犯除生靈塗炭之苦革叔李
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澤潞

方面大耳重遠
按河圖蒼帝方
面唐德宗謂李
忠臣曰卿耳甚
大貴人也李重
進重遠按重進
周太祖之甥與
宋主同事周室
分掌兵柄常心
嚮宋主宋主並
加重進中書令
重進心不自安
陰懷異心及李
筠舉兵遂起兵
荆南高寶融卒
重遠按此一節
當改移在澤潞
平下據薛史續
綱目寶融卒在
建隆元年七月

即位之初欲陰察群情頗為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
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
任自為之不敢禁也中外警服警與懼同○昭義節度使
李筠故周宿將反於澤州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
筠自焚死澤潞平筠為彬切反於澤州重遠按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賔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画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賔佐惶駭北漢主鈞聞之乃蠟書結筠同舉兵筠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又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淮南節度使李
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
進自焚死淮南平○荆南高寶融卒弟寶勗代之○

留從而李重進焚死效稱在十一月且荆南唐南唐使三字留從效遷都重遠按從效為南唐泉州節度使今入貢稱藩帝王數易重遠按五十年間帝王十二世易姓者八殿前帥重遠按守信為侍衛都指揮使故曰殿前帥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重遠按立匡胤之議守信等為之首謀居此位者重遠按者猶言子楚質於趙者

南唐泉州留從效稱藩泉州屬福建留從效留姓○
建隆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以其子從嘉守
建康景姐從嘉立更名煜南昌府屬江西即洪州遷
屬中國多故踣據江淮三十餘州糧魚鹽之利即山
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覷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
寢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景懼甚乃○上既誅筠重
遷洪州以太子從嘉守建康更音庚

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
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
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
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
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

之者掛事摩下重遠按太將建旗以指麾故稱摩下加汝之身重遠按黃袍加身守信等所嘗為知白駒過隙重遠按隙隙隙白駒過壁隙壁隙人生速過薛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忽然而已又盜跡忽然無異騾驥之馳過隙也解為日石守影誤飲酒相安信等重遠按薛史續稱疾綱目共作飲酒請罷相歡而歡下有

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
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
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
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
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
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
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
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
童舞女日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
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季末

增補十洲圖卷之六 三浦氏藏

以終天年朕且音朔易音亦節鎮節度藩鎮非統御才音難制御屏
 與卿等約為昏音丙何為之為去聲好去聲去聲生肉骨言如
 姆君臣之間兩使死者復生而白骨生肉皆稱疾請罷重遠按謂罷
 無猜疑上下相言乞罷典兵於是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
 安不亦善乎二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
 十九字據此則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
 此相安言上下厚○趙普薊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記上即
 兩無猜疑節度掌書記重遠按初周世宗之世帝帥師入滁得判官
 掌書記重遠按歸德節度掌書記趙普與語大悅普幽州薊人也○女真貢馬
 女真記衛將陳洪進牙兵之將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
 貢馬重遠按衛將即至紹鑑夜召與馬入貢詔獨登州沙門島居民○回鶻于闐
 回鶻燕統軍使陳洪進牙兵之將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
 于闐進詔紹鑑附來貢具越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

為留後而自為副使衡州太守云云重遠按自衡州至請救于宋當圍為一節以移置繼冲代之下據薛史續綱目周行逢卒在建隆三年十月高寶勗卒在十一月而張文表作亂在十二月宜從之初周行逢病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繼冲乃遣其叔父保真奉牛酒犒師延釗發保真宴

曾注十八史卷之六 宋 三十一

軍務衛將官掌禁軍唐制有南北衙推音退平聲○定難節度使周西平
 王季彝與貢馬節度使西夏號定難節度西平王後周所封爵彝興即彝散避太祖父宜殷諱○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衡
 州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
 武平朗州為武平節度○荆南高寶勗卒兄子繼冲
 武安潭州為武安節度○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
 代之兄子繼冲重遠○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
 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出
 降荆南平師出江陵重遠按出字續綱目作襲時太
 道荆南討張文表因而下江陵茂不濟矣乃命慕容
 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周保權將楊師
 璠已殺文表處耘至襄州遣人諭繼冲以假道之意
 繼冲乃遣其叔父保真奉牛酒犒師延釗發保真宴

湖南平 我與行逢俱起 微賤立功名 今 日安能北面事 小兒乎遂襲潭 州據之存形跡 重遠按存心於 外面以使嫌疑 無可入也劉子 重遠按唐人用 以表事非表非 狀者謂之榜子 又謂之錄子宋 謂之劄子文體 明辨曰劄利也 書字重遠按字 押字奏御重遠 按御進御也命 王全斌伐蜀重

失士字及保權 飲帳中處紆密遣 輕騎數千倍道前 進繼冲聞宋師 奄至即惶怖出迎 遇處紆於江陵北 十五里遂降○ 右南平高季興自 梁太祖開平元年 受命為王至是五 主凡五十七年而 亡延釗至江南 文表先已敗死保 權聞宋師下荆南 懼而拒守師進 討之獲保權湖南 平○二年宰相范 質王溥魏仁浦 乞罷質等周朝舊 相也自唐以來宰 相惟面奏太政 事餘號令刑賞除 拜但入熟狀質等 自以前朝大臣 稍存形跡每事具 劄子進呈退批所 得聖旨同列皆 書字以志之秦御 之多始此質等既 罷以趙普同平 章事除拜除官拜 爵熟狀直述其事 具狀奏聞重遠 按宋制要事對稟 常事錄進入畫可 然後施行○命王 全斌伐蜀重禮體 劄子書疏如式

蜀主孟昶 遠按蜀主孟昶 約北漢侵宋故 伐之乾德三年 重遠按乾德二 字衍前蜀王氏 之凶重遠按唐 莊宗滅蜀主王 行五星聚奎重 宰相遠按五星 又曰須用五緯 歲星熒惑 讀書太白辰星 鎮星是也奎二十八 宿之一天文志 兩辭故亦曰奎 奎主文章天下 文明之象推步 重遠按日月轉 運於天猶人之 步行故推曆謂 與多遜預通鑑 作與

相李昊勸蜀主孟昶出降蜀主前蜀王氏之亡也降 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知祥自唐明宗長興二年受命為王至是二世凡三十二年而亡○初上命宰相擇 前代未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得蜀鑑乃有乾德四 年鑄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曰昔偽蜀王衍有此號 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也○五年五星聚奎先 是周顯德中竇徽楊徽之盧多遜同為諫官徽善推 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 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

夏州李彝興卒子光獻領 諫官名二拾遺指徽之 城推步占算星曆二拾遺 聚奎經星直魯分徐州白羊 之域推步占算星曆二拾遺 與多遜預通鑑作與

北漢之推步字光敷

重遠按光字當
改作克諸書作
克附會重遠按
曲意黨同曰附
會擅增減刑名
重遠按刑名刑
法之名增杖二
十為百減死罪
配遠之類是增
減也薛史無增
字價施重遠按
冤駭恨也杜斧
重遠按宋升朝
官出入有杜斧
其制是水精小
斧頭子在轎前
天子亦置之坐
側如下文引杜
斧戮地可見二

軍務獻曆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死養子繼恩立

郭無為弑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異姓子也初漢世祖

女適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俱幼孤世祖以

鈞無子便養之皆冒劉姓郭無為弑之重遠按鈞嘗

謂無為曰繼恩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

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

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欲

逐之一日供奉官侯霸榮挺刃入閣時繼恩獨處喪

次見之驚起霸榮以刃搥其胸殺之無為使人梯屋

入殺霸榮續綱目發明弑其主者侯霸榮耳曷以歸

獄于無為也 ○雷德驥判大理寺官屬與堂吏附會宰

相擅增減刑名德驥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尚有耳汝

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引杜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

齒重遠按薛史

二齒上有上齧

二字齧齒根肉

也異甚重遠按

異怪訝也重綱

重遠按重疊也

陳註非是地坐

重遠按地坐不

微行

臣家
重遠按薛史
邊患我獨當之
重遠按薛史作

點之驪音湘大理寺天子有九寺此其一也掌折獄

屬折音舌命曳出點之重遠按命左右曳出之詔處

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闖入之罪點之為商州司戶

參 ○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久不

下鎮兵百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中去 ○上

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

敢脫衣寇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

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

褥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

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

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邪南征

重遠按薛史作

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於是荆湖重遠按觀，於是云云之言。則太祖與普之問答必在建隆中。西川重遠按，西川蜀也。何為因此一方之人重遠按此句下。薛史有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十三字。血食重遠按，祭者薦以三牲，曰血食。不以大軍北伐，重遠按此句薛史續綱。

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重祖當作苗禱也。著音長。漢所都。彈丸黑子喻其地。嘗因北漢謀者語北漢主小將音漿。荆湖荆南湖北。嘗因北漢謀者語北漢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元立始。

契丹目共作不加兵，然非一不加兵，故此書曰不以大軍北伐。明記重遠按記字諸書作炭當改作炭命潘美伐南漢。重遠按道州刺史王繼勳言，銀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太祖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表求為書諭，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銀肆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太祖乃以潘美為梓州。

用兵。諫音牒。反間曰謀。語去聲。間音澗。為去聲。復音伏。○是歲契丹弑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記更名賢。丹

南漢

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記更名賢。丹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南漢

○六年，交趾丁璉上表

趙普
罷相

道行營都部署
以伐之河陽三
城重遠按河陽
三城即河朔三
鎮盧龍成德魏
博也雷德驥之
子又討之重遠
按初雷德驥之
敗商州也知州
奚嶼希普意奏
德驥怨望坐削
籍流靈武其子
有鄰意普害之
擊登聞鼓訴普
不法事太祖始
疑普許發除事
也○許音結參
知政事重遠按
參知政事唐官
乾德二年置之

號太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漢既亡璉入貢于宋
薛史續綱目共作宋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封為交趾
郡王上上聲安南國在交趾北唐懿宗置靜海節
度於安南至此以璉為靜海節度使而總安南○
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普沈毅果斷以天下為
己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
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
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
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
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
普常設大甕於閣後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
多得謗以此雷德驥之子亦許之上始疑普先是雖

命曹
彬伐
江南

宣制重遠按宣
宣傳也受制而
重遠按押班也
管拘也班位次
也宋初上每自
不御正殿然自
外朝官以上凡
在京者皆排班
宰相奏事罷卻
來押班再拜而
出伐江南重遠
按唐主及南漢
凶懼甚聞寶四
年使其弟從善
上表于宋乞去
國號改印文為
江南國主且請
賜詔呼名太祖
許之上屢遣使

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宜制不押班不知制不升政
事堂至是始詔二參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
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薛居正呂餘慶等其後繼為
相○河陽孟州為河陽節度○音湍去聲○音紀○音
甘入聲下同○知印重遠按知主也○有分日知印之
法不升政事堂重遠按不升堂殿廷設磚位二參政
重遠按薛居正呂餘慶二參政更音庚更知印重遠
按更更番即
○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
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
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
運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
色自王全彬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

曹注十一

重遠按太祖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論江南主入朝江南主欲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等曰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江南主遂稱疾固辭太祖命梁適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暴怒重遠按略掠同奪也多殺人重遠按全斌殺降卒二萬人不差尺寸重遠按言先試于石碑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遺

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

略與掠通舉進士重遠按文獻通考云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又其授官進士第一人承事郎第二人第三人翰林郎第四人第五人從事郎其第一人即狀元江南考試未詳不及第上書之上上聲上書言事不報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謂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絕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于

徐鉉入貢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無入貢二字宜削之累數百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而不見累數百言辭謂鼻聲曰薛史續綱目共無累字某日城必破重遠按此句上薛史續綱目共有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二十

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據此則上書言事不報六字當改作因謀歸宋度音堂入聲令去聲荆南重遠按南字薛史續綱目共作湖宜從之浮橋橋也

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人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

南唐

帝御明德門。煜釋之。煜為光祿大夫。宇縣重。遠按。字孔穎達。正義。于屋則。邊為。于國則。四垂為。宇。鋒。重。遠按。鋒。兵。也。鎬。矢。鋒。也。閣。門。重。遠按。凡。內。殿。便。殿。皆。可。謂。閣。門。陳。註。非。幹。事。重。遠按。幹。猶。了。當。○。做。既。歸。每。視。事。命。徒。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

吳越

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鏑者。可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閣門通其榜子曰。奉勅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鉉音聲。累上聲。下同。軒音汗。早為之。所重遠按。言使。象。不至。狼。狽。信。警。重。遠按。信。約。信。也。詩。備。風。信。誓。且。且。不。妄。殺。一。人。重。遠按。曹。彬。念。君。命。忠。也。不。殺。降。仁。也。翌。日。明。日。也。南。唐。亡。南。唐。李。昇。自。晉。高。宗。天。福。元。年。僭。號。至。是。三。世。凡。三。十。一。年。橫。去。聲。閣。門。大。鴻。臚。寺。曰。閣。門。榜。子。重。遠按。榜。子。用。紙。寬。四。五。寸。者。書。姓。名。於。紙。之。前。邊。及。卷。如。著。大。以。紅。絨。要。之。凡。謁。人。先。托。門。者。通。進。之。然。後。引。見。也。不。伐。重。遠按。伐。誇。也。自。稱。其。功。猶。自。伐。其。身。故。訓。伐。為。誇。○。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辭。歸。上。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群。臣。乞。

上如

西京。三月如西京。四月祭天地于南郊。垂白重遠按。垂白垂白髮也。吾且都長安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云云。光義曰。在德云云。晉王重遠按。晉王即。

留俶章疏。俶感懼。（錢俶來朝。重遠按。續綱目。發明。春。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穀。鄧。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錢。俶。輕。棄。社。稷。來。朝。宋。邦。幾。致。拘。執。若。俶。者。難。乎。免。於。春。秋。之。責。矣。袱。音。伏。巾。也。疏。去。聲。○。上。如。西。京。謁。宣。祖。安。陵。西。京。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夏。四。月。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垂白老人。○。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頭。曰。在。德。不。在。險。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宄。兵。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

太宗克兵重遠按凡無事備員
 曰元便殿重遠按師古曰凡言
 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
 處所以就便安也乘快重遠按
 乘快所謂手滑○左傳荀營士
 師而立之周子有元而無慧不
 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開寶初重
 遠按修城建隆三年事當改作
 建隆初天內重遠按天子所居
 曰內大尊稱寢

還大梁將音漿去上聲民力殫矣重遠按薛史論曰
 宋祚之修短不係於此而西北之窺伺以貽繼世之多事者未必非此爲之肇端也藝祖知民力之殫不
 出百年而猶因循於晉王之言謂之何哉 ○上崩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
 曰建隆乾德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
 之變迫於衆心迫入京師市不易肆嘗一日罷朝坐
 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爲天子容
 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身嘗宴近臣紫
 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
 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也市不易
 肆肆鋪面也市不易肆謂不驚擾也菽音叔豆音 開寶
 也藩侯藩鎮諸侯不爲之爲去聲斷音端去聲

殿重遠按寢堂室也周制王公
 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治事
 之所小寢息之地也軒豁重
 遠按軒高也川班重遠按川兩
 班列也郊禮行賞重遠按故
 事郊禮畢行恩典扈從重遠按
 扈尾也後從曰扈登聞鼓重遠
 按擊鼓者防雍蔽也其聲登聞
 於上故曰登聞鼓內臣重遠按
 內臣名李承進其人言其故重

初修京城及太內營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
 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
 曲人皆見之矣大內宮禁繕音膳補也令去聲 平蜀之後嘗擇其兵
 百餘爲川班殿直郊禮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
 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卽爲恩
 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
 遂廢其直川班殿直以蜀士卒精者直殿故曰川班
 駕之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登聞鼓隋制凡奏聞訟
 訴者聽槌鼓有司錄狀奏之援音爰陳乞援御馬直
 之例陳乞增給配隸內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莊宗
 以川班分屬諸軍
 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髀嘆

通鑑纂要卷之六 三十八 三浦田清

遠按其人指李承進其言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每出畋近郊禁衛兵必控馬首心憐莊宗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天河戰爭重遠按莊宗與梁夾河戰爭潘鎮強盛重遠按當時藩鎮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奏詔者以漸削之重遠按宋初異姓王及帶相

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五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餘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緣葦簾晚節好讀書嘗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箠何近代法網之密邪內臣宦官撫州通拍也罷諸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太祖宴于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

印者不下數十人帝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通鎮他職皆以大臣代之知州事故曰以漸諸侯勢輕重遠按諸侯指潘鎮實嘆曰重遠按薛史作嘗讀二典嘆曰禮而存之重遠按賜孟祖奉國侯劉銀恩赦侯李煜連命侯是禮而存之也武成王廟重遠按唐肅宗追贈呂望為武成王立廟祭之以

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自陳攻戰開闢及歷履艱苦太祖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去聲置諸州通判重遠按乾德元年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羨如字禁進羨餘重遠按乾德四年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續綱目作罷羨餘賞格常衣之衣去聲緣去聲葦簾蕭蕭為簾四凶重遠按左傳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之四刑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周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

歷代良將自起
等十人為十哲
范蠡等六十四
人配享後遷于
房州重遠按建
隆三年太祖遷
鄭王宗訓于房
州先上二年重
遠按開寶六年
三月鄭王卒九
年十月太祖明
然則二字當改
作三還葬重遠
按還葬言遷葬
慶陵之側陵在
鄭州管城縣華
世宗垂命專殺
重遠按初太祖
今日主上我北
面事者不得驚

長者俾為房州守恭帝先上三年始卒上發哀輟朝
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時周韓通死節追贈優厚
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受禪之際倉卒未
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懷中上薄之穀久在翰
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樣畫葫蘆耳何勞
之有卒不登之政府內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
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銓選法嚴舉主
連坐法嚴賊吏法有寘極刑者懲五代藩鎮苛征重
斂之弊寬商征寬餉鹽酒禁倉吏多入民租者或棄
市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

犯公卿皆我比
肩不得侵凌今
彥昇擅殺韓通
故曰棄命倉卒
重遠按倉本倉
蒼黃之義卒本
猝急猝之義禪
制重遠按禪制
禪位之制語○
翻音穹入聲因
入者重遠按故
入故意入罪也
定折杖法重遠
按折猶代折本
折銀之折遞減
杖刑也預新刑
統重遠按周有
大周刑統故稱
新制之頒公布
也定差役法重

必抵罪定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領新刑統定差役
法作做籍戶帖戶鈔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或杖流
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舉德行孝悌親策
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殿親試進士試書
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用和嶠所定
雅樂初行劉溫叟所上開寶通禮二卷命宰執日
記時政送史館撰日曆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太宗
晉王立是為太宗皇帝武成王唐肅宗追贈太公望
為武成王從祀配享殺降秦
將白起嘗坑趙降卒四十萬去上聲先音殺入京時
自陳橋擁還時死節周朝在京巡檢韓通帥眾衛禦
都指揮使王彥昇殺之優厚追贈通為中書令節鉞
節旄斧鉞凡為節度使者必授之陶穀出諸懷中重

遠按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倉富隨時升降至太宗興國五年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此定差役法蓋指當派檢察差役有不平許民相糾舉事戶鈔重遠按戶米極刑也商征商賈征稅寬商征重遠按寬商征如過

類度民田重遠按周世宗末年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太祖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救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善為令○唐選舉志國初立宏詞拔萃科試書判拔萃重遠按薛史作乾隆三年高錫上言請開法書十條以代吏理三科至是上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不限官庶取

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唐取士之法四曰身取其體貌豐偉曰言取其言辭辨正曰書取其楷法道美曰判取其文理優長拔特起也萃聚也言異於衆人求遺書重遠按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嘗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博州判官穎贛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遠于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以三千字為限應制科者自贛始放進士榜重遠按開寶五年禮部試進士諸科奏合格凡三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未及引試是科始放榜揭示覆試法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遂命邴承覆試因其楷法道美曰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御殿策試進判取其文理優長拔特起也萃聚也言異於衆人求遺書重遠按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嘗謂宰臣曰金玉雖貴求

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雅樂重遠按太祖以雅樂聲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暢匡又重遠按諸書又作義蓋因俗字久而誤當改作義標標重遠按標別同劫也餘慶重遠按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利餘慶保氏使

上疏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仍以盧多遜專其職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義首請號令諸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

幼兒主天下重遠按柴氏周姓
 周恭帝七歲即位故曰使幼兒主天下重按漢魏方
 進傳萬歲之期近慎胡幕言死也晉王傳秦王
 重按秦主初龍行名廷美後更光美晉王弟此時二王未封王後人追書乃爾前史往往有此例趙書記重按太祖為都點檢時普為堂書記故以此稱之是時普為樞密直

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花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侂日留與汝作宰

學士金匱重按金匱猶金滕也按書藏之匱中而絨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友愛重按按善于兄弟為友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龍行虎步重按按龍行虎步相家語生時有異重按按太宗生時赤光上騰如火間春間有異香善其集策重按按齊賢條陳十事內四說稱言太祖怒斥使出重按按薛史續綱自共

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戮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名貞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又音川戢音簪入聲約束也柴氏周世宗秦王太祖次弟德昭太祖長子長音張上聲呼去聲艾五蓋切
 草似蒿葉可灸灸音救幸蜀一本作在西京者是蓋齊賢洛陽人也布衣未蒙爵祿曰布衣十策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藉田選良吏懲姦恤刑獨影重按按史論曰太宗斧聲燭影之疑通丘仲深程克勤皆為之深辨矣但疑史氏之事矧其於大行在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幾不成喪涪陵武功並不

作太祖怒令武
士搜出之據此
則便字恐使誤
引柱谷戲地重
遠按桂谷置天
子坐側者戲樂
也春也好為之
重遠按好為之
猶曰可好九廉
察重遠按廉察
也後漢魯恭傳
袁安佚仁恕據
肥親往廉之罷
軟重遠按罷
也無材力之謂
遇赦不敘重遠
按遇赦不敘用
疾之至也雜類
重遠按雜類雜
色戶所謂紅籍

得其死例以春秋之法則趙盾許止皆以弑書無怪
乎議者之紛紛也便如字語去聲台宋氏王維恩
官德芳太祖次子截救角切台見晉王愕然重遠按
台召德芳欲與謀後事忽見晉王不得不愕然官家
重遠按西漢謂天子為縣官東漢謂天子為國家故
兼稱曰官家或曰五帝官天下傳賢也三王家天下
傳子也故兼稱無與母通更音庚吳音燭泰王廷美
尹開封改封齊王重遠按薛文績綱目共作太平興
國元年以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四年進封齊王廷
美為秦王據此則當改作廷美尹開封封齊王後改
封秦王武功 ○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
邑在乾州

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罷音皮倦也勝音升
不親事重遠按不親
事不親
視事也 ○賊吏配者遇赦不敘受賊之吏徒配遠方
雖遇赦亦不敘用配
者重遠按配流刑也王溥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韓
延嗣徒二年半刺面配華州或曰唐雖有配流嶺南
之文然配法刺 ○大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
面當始於此

陳洪進來朝重
遠按洪進獻
川詔以洪進為
武寧節度使遂
獻其地重遠按
獻其地謂以其
地來歸也時倣
朝于汴會陳洪
進納土而懼上
表乞罷所封吳
越國王帝不許
其臣崔仁冀曰
朝廷意可知矣
太王不速納土
禍且至倣遂決
策上表獻其境
內十三州一軍
八十六縣倣朝
退將吏始知之
皆勸天曰吾王

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為伶官上曰汝真雜類豈
得任清望官改授殿直大理評事官掌折杖詳刑陳
清望清
西女聲望 ○陳洪進來朝獻漳泉一州陳洪進初為泉
地二州 ○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右吳越錢鏐
屬福建 ○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
平元年據有兩浙至
是七年凡七十四年 ○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
原劉繼元出降北漢亡命潘美伐北漢重遠按帝以
契丹遣捷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
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
耳劉繼元出降重遠按潘美築長連城圍太原漢外
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危急繼元遂乞降詔許之因
封彭城郡公 ○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
元年僭號至是四世凡二十九年而亡 ○詔征契丹
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諭伺不下遂班師郡王德

不歸矣。詔封做
 為海國王。詔
 征契丹。重遠按
 契丹先攻漢城
 帝征之。易州涿
 州來降。重遠按
 易州刺史劉宇
 涿州判官劉原
 德來降。汝自為
 之重遠按。汝自
 為之言。即位也
 後二年。岐王德
 芳卒。重遠按德
 昭以興國四年
 八月。自殺。德芳
 以六年三月卒
 故曰後二年。岐
 王卒後所贈天
 祖二子。重遠按
 二子。德昭。德芳。

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
 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
 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
 自刎後一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
 廷美不自安侘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
 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
 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還
 房州尋殺之普恐李符漏言因萌德超譖曹彬故以
 符薦德超貶符春州卒從去聲廷美遂得罪重遠按
 符薦德超貶符春州卒從去聲廷美遂得罪重遠按
 二十七字當改作廷美得罪為西京留守普使知開
 封府李符告其怨望詔降廷美為涪陵縣公南還房

齊王廷美重遠
 按齊王當改作
 秦王先是已改
 封訪趙普重遠
 按帝以普預聞
 太后顧命故訪
 之也○南還之
 還當作還尋殺
 之重遠按廷美
 至房州憂悸成
 疾卒然書殺之
 者春秋誅心之
 法不如無知也
 重遠按史言蒙
 正有量然見其
 言一知名姓則
 終身不忘亦是
 量不足
 ○按陳搏字圖
 南臺州真源人

州據薛史續綱目共作興國七年三月或告廷美欲
 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為西京留守五
 月趙普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
 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
 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涪陵縣屬涪州涪音浮普
 恐李符漏言云云重遠按自普恐至春州卒二十四
 字當改作普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薛
 史續綱目共作興國七年五月貶符寧國司馬八年
 正月酒坊使弼德超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曰曹彬
 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徵德超素有
 寵于帝覬代彬之位故譖之帝信之遂出彬為天平
 節度使而以德超為樞密副使四月德超以不得樞
 密使怨望王顯奏之詔鞠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
 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
 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
 貶帝惡其朋黨令徙符春州歲餘卒按唐韻當作
 彌姓也春州屬○種放隱于終南山結草為廬以講
 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辭以母老上高其

隱華山修道周世宗召見問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嘗乘白驢欲入汴中途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宗時入朝帝遣人問玄默修養之道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

節厚賜錢帛旌之功種音蟲姓也故音做終南山在武曰晉高祖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教准格旌表敕以所居飛鳥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德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鳥頭正門闊一丈二尺鳥頭二柱端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鳥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峻心而易行焉然薛史續綱目共作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而無旌表事且呂種放在淳化三年然則此一節當移置繼遷寇邊下

○呂蒙正為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召華山隱士陳搏賜

希夷先生

號希夷先生

華去聲華山隱士重遠按續綱目發明

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還華山尋空塔成重遠按塔高三百六十尺為藏佛舍利作金碧

所費億萬田錫奏曰眾以為金碧瑩煌臣以為塗膏

熒煌重遠按塔石之青美者熒煌光耀貌李光

李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

改作克契丹主明記祖重遠按

州地其弟繼遷叛去數入寇邊四川夏銀綬有繼遷

前則當改作賢明記更名賢見

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

契丹主明記 廼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

契丹侯之例也下倣之隆緒立重遠曰太契丹分道

其國政○上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詔班師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女真以契丹隔

賜李州今圖上言契丹主少母自專

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契丹

姓保趙保乘其累以取燕

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

忠保趙保乘其累以取燕

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

美為雲應潮等

保忠於關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

州都部署出辟契丹前抗王師固罪矣故曰伐授節度使重遠按授定難節度使李繼隆重遠按繼隆處耘之子太宗每征行必委以機要

果姓垂名可也不然雖父子兄弟又有操戈之毒烏有賜其姓之同於已而即能使其忠於已哉太宗賜繼捧之姓曰趙者欲其為一家之人也賜其名曰保忠者欲其保此忠而始終不渝也明年保忠降于契丹則其忠果可保乎其家果可保乎書之所以著其忠言云云重遠按保忠聞繼隆將至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罷兵帝覽奏也遣中使督繼隆進軍檻送重遠按

蜀平○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

蜀平○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

黎桓檢使張玘與小波戰玘射中波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

○過音戈積陰之譴重遠按刑為陰雨亦為陰刑罰不中故靈濟過度以類相應也周史重遠按吏名祖吉若千重遠按師古言也千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周書康誥曰太平與國重

桓囚其宗族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為交趾郡王黎桓大將校○時霖潦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陛下殺之王淮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為大惡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誅淮罷沔而雨止霖潦久雨曰霖無源水曰潦霖潦音老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不戴霖潦事而載旱蝗帝問以得失事天愍愍音隊惡也書元惡大愆○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淪趙普宋琪李昉呂

遠按太平興國四字年號故特曰之不使與二字者混沈淪重遠按淪當改作暎此處卒不一變重遠按暎出猶白後進天袋重遠按來袋俗所用夾囊之類屬上重遠按屬上即與與汝作宰相也看司策其名在下重遠按有司失於捨擇重遠按大用言為相○太宗詔

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相普凡再入再罷尋薨普初以史道聞慕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太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用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知之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

增補十 宋 四十八 三浦氏

端風位持重識
大體以清簡為
務時同列奏對
多有異議惟端
案所建明一日
帝手札戒諭自
今中書事必經
呂端參酌乃得
奏端愈謙讓不
敢當承和天尊
重遠接來和天
尊道家所奉神
名厥後皆將相
重遠接言雖所
役之賤有將相
之貴相也至大
名府而還重遠
按契丹知帝親
征縱掠而去帝
乃還王均反重

上即位以來以小人為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
立是為真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號昉音微再羅
寶六年罷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又罷
端拱元年再入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三朝凡三
十餘年以半部佐太祖云云重遠按袁了凡曰今世
傳少微通鑑傳會云普嘗自言某讀論語以半部佐
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則已極夸誕匪
徵於實夫簡帙太重離部上下可也前十篇為幾
之略後十篇為致治之模此何物語哉雅音退平聲
疏去聲屬音燭糊音鶻塗音突糊塗重遠按糊塗俗
語言不分曉也上知之重遠按言
知呂端之為人天子太宗第三子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
大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
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為襄王府記室既

遠按初神衛卒
成益州以都虞
候王均董福分
領之福御象有
法所部皆優贖
均每飲博軍裝
悉以給費兵馬
鈴轄符昭壽亦
驕恣侵虐軍士
素怨之正月朔
且成卒為亂遂
殺昭壽時監軍
王澤召王均謂
曰汝所部為亂
蓋自往招安之
叛卒見均至即
擁之為王均遂
僭號大蜀然則
益州卒王均反
云云當改作益

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
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
更名恒語去聲記室官掌校表奏答○咸平二年契
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而還大名府屬河○三年
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
州平○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
裔亟赴之廷召潛遣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范廷召
重遠按此一節咸平二年事當移置上親征之前高
陽關在安州求援於高陽關重遠按言求援於鎮定
高陽關都部署傳潛都部署官掌兵事康保裔亟赴
之重遠按廷召求援於傳潛潛畏懦不進復求援於
康保裔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遣重遠按保裔至廷召
遇虜于瀛州會募約詰且合戰而廷召潛遣保裔不

李繼遷 州卒作亂推王 遷死均為首均遂友 子德僭號大蜀先朝 明隆奪所賜姓名重 復賜 趙 遠按太宗淳化 二年賜繼遷姓 名趙保吉五年 削其姓名改陷 靈州重遠按咸 平五年繼遷陷 靈州六合重遠 按六合續綱目 作六合此書蓋 據薛史元會王 師討之重遠按 潘羅文乞會王 師收復靈州帝 許之○按弘簡 錄延朗後更名 延昭即楊六郎

之覺遲明虜圍之數 重保裔遂死為去聲 ○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寇 邊不已攻陷靈州西涼六合酋長潘羅文乞會王師 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 矢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乞降復賜姓趙後封為 西平王賜姓名繼遷當太宗朝叛而降賜姓名趙保 吉既而復叛故曰奪所賜姓名西涼府屬甘 肅即涼州要音腰要而擊之重遠按要與孟子使數 人要於路之要同繼遷陷西涼潘羅支偽降繼遷受 之不疑羅支遠集六合蕃部合擊之繼遷中流矢死 于靈州境上由去聲其子德明請降重遠按請降在 景德三年封為西平王亦在其時 ○楊嗣楊延朗智 然則後封之後字當移置其子上 ○楊嗣楊延朗智 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曰曰楊六郎目曰楊六郎 重遠按楊嗣 楊延朗並加團練使二人俱以善戰聞時稱二楊而 楊六郎敵人稱楊延朗語然此二人並舉不可獨取

契丹 勿問也重遠按 勿問其人也 ○豐穀殺性取 血以塗戰鼓也 捷覽中弩死重 遠按契丹圍瀘 州李繼隆整軍 德之會自虜 中回者言蕭捷 覽謀以遲明藥 塞繼隆伏兵分 據要害捷覽將 督戰至繼隆將 張環發弩射殺 之力贊重遠按 高瓊力贊成寇 準議百姓如喪 考妣重遠按此 句見尚書舜典 而喪為服之義

稱延朗語疑 是二楊誤 ○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 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 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此策上 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 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尋 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 之契丹捷覽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寇準力勸上 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輦曰 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怒曰君 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

寇準 定親 征之 議

契丹 大舉 入寇

契丹 大舉 入寇 寇準 定親 征之 議

此喪也。言河北百姓如父母。禮曲禮生日。父母死曰考妣。然此與父母同。何不賦一詩退。虜邪重遠按梁。適文臣故云爾。○檀音蟬黃族。職重遠按天子。服色尚黃。王繼忠者陷虜重遠。按咸平六年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于定州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去。言和好之利重遠按王繼忠為契丹言。

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音端去聲。擊鼓重遠按擊血祭也。史記高祖紀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註擊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擊。擊車駕暫止曰擊。擊車城縣屬開州。魏覽統軍順國王控音佐。寇準力勸上渡河重遠按準力勸上渡河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力贊贊成渡河之策。猶豫不決也。喪平聲。梁適宋鑑作馮拯。聞去聲。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書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我復生心準

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使以繼忠書來重遠按契丹遣李興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重遠按此事在景德元年十月至是利用云云南朝重遠按此事在景德元年十二月北朝重遠按亦不欲與重遠按此句薛火續綱目共作準不欲賂以貨財據此則當改作準不欲與以貨財生心重遠按生心言生覬覦之心便輪

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豈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不得過二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

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土木重遠按土木言與造築土構木也吾老重遠按沈以景德元年卒年五十八故曰老大禮重遠按大禮言封禪奉天書及祭后土等奉天書以行重遠按祥符元年四月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四年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以王旦為大禮使奉天書發京師五年十一月以旦為玉清昭

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為相惟且居位十一年當李沆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大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且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每有大禮且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

應宮使刻天書於宮掖披緇重遠披緇黑色僧衣也馮道重遠接馮道五代時淨沈取容位不離將相吾榜中重遠按詠同時共進故曰吾榜中無如李文靖重遠按是時李沆已死故獨以謚稱之廷爭重遠按廷爭言諫爭於朝廷之上謂事準甚謹重遠按丁謂因準稱譽致顯達故事準甚謹儀汗重遠按美我俗

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議者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沆音防上聲向音餉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此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故必使之以時時謂農隙之時文靖李沆謚文靖公遺令去聲削髮披緇如僧禮重遠按初欽若勸帝以偽為天書事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且言且黽勉從之帝遂召且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且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大悔遺令其子曰我別無過唯不諫天書一事其為過大矣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僧禮斂之諸子欲奉遺令張詠楊億以為不可乃止馮道後唐相無所可也

嘗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

鯨魚湯之類會
食重遂按會食
中書會食準笑
曰重遂按丁南
湖曰不惡而嚴
君子待小人之
良法也考或待
之惡焉則必遭
其及噬之毒矣
丁謂捕寇準髮
而準笑其非焉
是準待之惡矣
雷州之貶得非
反噬之毒耶在
位改元重遂按
在位二字行曰
咸平景德云云
重遂按此太中
祥符獨四字年
號而他皆二字

沈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
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日之世王欽若
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
食羹汗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
長拂鬚邪謂甚愧恨準罷李迪丁謂為相準遠貶迪
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
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
平景德曰太中祥符曰天禧乾興太子立是為仁宗
皇帝王公且爭諍同寇公準方面之寄鎮丁方自當
一而為官之為去聲迺音狄遷貶初貶雷州司
戶移道州司馬中宮劉
后太子真宗第六子

年號然則宜景
德及乾興上各
補曰字也章獻
明肅重遂按舊
制后皆二諡加
四諡始此章字
薛史續綱自共
作莊宜從之何
似當初莫笑重
遂按言已以一
笑故降而叫如
此何故似當初
不欲降而莫笑
者乎赤脚大仙
重遂按赤脚靈
脚與赤裸之赤
同仙人姓李古
之得道者故帝
母李氏按隋
書唐李顯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
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
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
宗嘗籲上帝祈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
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
自昇王為太子年十二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李
氏
帝所生母劉皇后真宗正后子之養為子顯音喻和
也顯上帝重遂按顯呼也陳註非書泰誓無辜顯天
好去聲垂簾重遂按不欲露對群臣故丁謂用事竄
垂簾真宗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
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
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戶謂初

命學士草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

及謂竄學士乃用其語人快之雷州屬海南山陵真宗葬所

穴也時丁謂為山陵使因山陵都尉雷允恭從邢中

和言移山陵向上既而上穴有水石故王曾奏之移

皇堂於絕地重遠按丁謂為山陵使雷允恭為都監

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石步法宜

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何不忍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

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忍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

太后言之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

出與謂言謂唯唯乃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眾議日喧太后因遣王曾視之皇

室豕前闕曰皇左傳葬于經皇又寢門闕曰皇左傳

屢及于室皇絕地言絕氣之地也既至崖州司戶重

遠按初女道士劉德妙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

德妙內侍鞠問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

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及真宗崩引

入禁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

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

冠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

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令平聲無將將音

漿春秋傳云大臣無將將而必誅孟子牙今將爾將

者言將弒君春秋無將重遠按公羊傳君親無將將

而誅焉將言將為逆亂也不待發覺而誅之也不道

如太逆不道誣上不道之類用其語草詞曰方逐準

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

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王曾為相王欽

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

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

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

三場喫著不盡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末

正色立朝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

宗紀初太宗得

二句揮韻○行

語寧丁好老每

拔眼中鉅當時

宋人喜曰眼中

拔鉅豈不樂哉

在禮在宋州人

甚之已而罷去

丁謂也五代趙

丁釘通言當去

眼中丁重遠按

而誅焉○眼中

傳君親無將將

三十二年公羊

謂朕○草詞註

指然卒改易及

云云○春秋註

冠準責詞令用

云云○草詞註

指然卒改易及

增注 宋 五十六 三輔成載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宋紀九 高宗皇帝 十一
及是進遣人取
自洛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
帶北而再拜就
榻而沒後追贈
中書令復萊國
公諡曰忠愍三
鄉試省試廷試
景德中卒重遠
按真宗景德三
年黎桓卒全忠
重遠按全忠薛
史續綱目共作
至忠宜從之續
御中重遠按李
氏時為順宗綱
鑑曰后妃傳隋

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試廷試殿試發解禮部廷試重遠按解狀也舉子赴
京本州給解狀故謂之發解舉人至尚書省禮部試
之謂之省試天子臨軒親策謂之廷試鄉試第一曰
解元省試第一曰省元廷試第一曰狀元喫著不盡
重遠按喫著俗語言喫飯著衣有餘不盡也不在
溫飽重遠按不在溫飽言志在安天下已音紀 ○
交趾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
貢賜名全忠太中祥符間全忠卒于幼弟爭立太校
李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
喪封交趾郡王景德真宗年號全忠卒重遠按太中祥符二年至忠苛虐國人不服太較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和爭立公蘊又殺之弟名字未詳告音谷
○契丹主隆緒殂號聖宗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

崩太后

九嬪有順容楊
帝所寵也宋真
宗又增置順容
之官從一品位
在昭儀之上不
敢言重遠按人
畏太后亦無敢
言帝為李氏之
子者以是帝雖
春秋長亦自如
為其出也曰他
日云云重遠按
此東簡退太后
前謂入內都知
羅崇勳之言也
蓋宸妃誕育聖
躬而喪不成禮
異曰必有受其
罪者莫謂東簡
今日不道及也

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為己子而上母李氏默
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
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
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
稱制十一年己音紀嬪御周禮有九嬪九御李氏處真宗嬪御之中九嬪九御重遠按九嬪古汎言未立名號至梁武定制淑媛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為九嬪九御周禮疏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九人為一屬屬猶聚也九人同時進御據此則九御是九九而御于王因以號焉華音棘急也備禮宋鑑李氏薨太后抑未治喪夷簡入奏不許曰他日不欲全劉氏乎遂發哀成服葬之時詔欲蓋宮城垣以出喪夷簡素言蓋垣非禮宜從西華門出且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後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之言宜備禮以葬重遠按太后欲以宮人禮葬李氏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不聽夷簡曰后不
曾注十八史 卷之六十一 宋 五十七 三輔氏載板

上始亦盡孝故始終親政無毫髮間隙

○綱目劉太后愛帝如己出帝

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

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

內外賜予有節尚美人爭寵重

遠按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

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

前自起救之其類不勝枚舉其類

蔡襄帝自起救之其類不勝枚舉其類

四賢批帝頸帝大怒

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

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禮宜從厚后恬

乃以一品禮殯之宸如卒重遂按前作薨則此卒亦

當也上始親政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

迪相而士遜為首相無所發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

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

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寵之際遂廢郭后夷簡

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爭不得而出仲淹還朝

為待制知開封府言事愈急數議時政夷簡詆其越

職罷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責

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奏其

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

不肖指若訥也

王曾因對斥夷簡

納賂示恩夷簡曾

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

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

得象代之郭皇后之言末鑑上與夷簡謀以張者等

獨不附太后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

尚美人尚姓也九嬪之下有美人爭諍同出道輔出

知泰州仲淹出知睦州知開封府景祐元年召仲淹

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執政恐之命知開封府

數音朔饒州罷仲淹前職而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

在館閣之職坐貶監筠州酒稅洪州監鄧州酒稅蓋

○趙元昊據有夏銀綫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

也將攻延州重

遠按延州重

略界也經略者

治經緯以成績

治經緯以成績

趙元昊入之衝劉平戰重遠按一

平戰重遠按一
本戰下有死字
夏皇為是中官黃德
和重遠按中官
薛史續綱目共
作都監其從之
范雍重遠按
敗雍知安州
病坊重遠按唐
羅坊坊俗因以
秘書監為宰相
病坊坊所本母
以延州為意重
遠按此言蓋母
以取延州為意
之意小范老子
重遠按謂父為
老子故又為知
州之稱天范老

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
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
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
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接姦臣不救故敗
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時軍興多
事張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
坊邪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
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
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

契丹
關南
地

子可欺重遠按
元昊通款淮
信之不設備故
曰可欺
○仁宗紀仲淹
大開州兵得萬
八千人分將
領之日夜訓練
量賊家實使更
出禦敵又大興
營田俗傑皆招
流區通斥於
是荒漠之民相
踵歸業西夏之
捷重遠按捷捷
也使重遠按
胡銓疏曰歲幣
之外有私覲之
費私覲之外又
有賀正生辰之

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吳之不得大逞蓋韓琦
仲淹之宜力居多夏銀已下十四州陝西即延安郡開門不救重遠按元昊將攻延州知
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
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既而乘勝至延州城下
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趨之元昊既乘勝至延州城下
雍閉門堅守平聞之晝夜傍道而前時郵延都監黃
德和屯外境雍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東行與賊遇平
與戰中流矢德和見之走平遂沒于賊此不救言雍
不救平也降音項平聲環慶二州皆屬鞏昌西夏
雅黃免按元昊寇延時德和引兵先走至是遂評奏
平希以自免腰斬竟斬德和無所補無所補益朝廷
琦音奇上聲小范老子仲淹戎人謂知州曰老子
大范老子范雍有一韓云云重遠按韓寒范膽每二
句押韻天逞重遠按逞快也藉慈夜契丹乘朝廷有
切宜力重遠按宜力宜布其力也

西夏之捷遣使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之

使質正告辰之外又有使使之外使蓋帝使之外所遣者陳豨非是石晉所制重遠按普石敬瑭割十六州與契丹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重遠按綱鑑曰關南之地是石晉所割後為周世宗所取按伴重遠按伴應接陪伴以報使重遠按帝命重遠擇報聘者重遠不悅獨薦之歐陽修引類真卿使李若愚事

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議而還泛使泛海之使關南地說朝報使報書未使契丹論難皆去聲國書故為異同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瞻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與陳豨異復言伏勿音小○按弼使契丹既歸復命再往聘草詔乃誓書弼請增三事母廣開塘池增屯兵騎容受款暨行中使持誓書至武疆授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與口異則事敗矣發視之果不同乃馳還易書行○論曰通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莫重奉使

增諫 官 慶曆 聖德 詩

請罪之不執弼得命即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取愛其死帝為動色報使蓋謂報契丹使然陳註亦通面責夷簡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弼馳還都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是殊殊曰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為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無面責夷簡事王素

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覘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積好之使非有儀秦之辨資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方契丹擁兵壓境使者悖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入虜庭詰其君臣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至今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存皆公之力也○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象賢之進如荀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更音庚以韓琦

重遠按素王且
子也慶曆德詩
重遠按慶曆三
年罷夏疎石介
喜以為盛德事
故題其詩曰慶
曆聖德詩附註
重遠按附通作
無又擊也拍也
明黨論重遠按
歐陽修之朋黨
論為仲淹賤能
修朋黨論及尹洙余
靖見逐時所作
情疎重遠按利
盡而情疎故雖
兄弟親戚不能
相保樞副重遠
按樞副樞密副
使關天章閣召

蔡襄等交章論疎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
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
何以求治而拔易曰拔茹連茹言善類相引如茹斯
拔重遠按周易泰初九拔茹茹以其彙征吉二陽在
下相連而進拔茹連茹之象茹根相牽引也距脫雞
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他雞之害也重遠按距
說文雞也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
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疎因與其黨造論且行等為
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
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
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

對重遠按開天
章閣臣子一太
遭逢也召對召
輔臣條對也列
奏重遠按列論
列也黜陟重遠
按尚書黜陟幽
明蓋謂人有賢
否事有得失於
是陟其明而黜
其幽賞罰明信
人人功於事功
也僥倖重遠按
僥倖求利不止
貌重遠按信重
按重遠按及也薛
史續綱自共作
雅疎等造謗重
遠按夏疎怨石
介已又欲因

治矣附舊本作撫非為此之為去聲為此怪鬼輩壞
事重遠按丁南湖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
此易道之至戒也石介以易教授而聖德一詩雖云
態直胡不以亂階為諱乃致夏疎與之幾乎發棺於
身後耶仲淹之意蓋與南湖之論同故 ○仲淹遷參
政富弼為樞副上既權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
之問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
奏上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
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
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
說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
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

杜行

以傾弱等乃偽
作介為新機廢
立詔草上聞帝
雖不信而與
仲淹恐懼不自
安于朝皆請出
按西北邊田使
河北重遠按修
出為河北都轉
運使內降重遠
按內降以內旨
降出者得罪者
數人重遠按數
人薛史續編目
共作十餘人打
去重遠按打打
魚之打。
○遂一作逐王
則及重遠按初
逐人王則以歲

撫河北疎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修亦出
使河北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行務裁僮倖每內降
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
外人知行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不可告而止
者多於所封還也會行婚蘇舜欽監進秦院用鸞故
紙公錢祀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使行等所
為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
去盡矣行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
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事昌
朝罷賈竦代為樞密使見音現札側八切紙札厚延也復音伏府兵見唐太宗紀

夏諫
祚立
張堯
佐一
日除
四使

饑流至貝州後
練宜毅軍為小
校則學妖術人
爭信事之遂作
亂納款重遠按
款說文意有所
欲也又誠也夏
國王重遠按王
嘗改作主薛史
續綱目共作主
一日除四使重
遠按一日十月
誤張氏以術氏
之變有扈蹕功
自美人進為貴
如竊冠後宮故
張堯堯佐有此除
佐一行重遠按唐
日除京朝有重行
四使官內供奉重

幾如字內降詔旨格音各數上聲語去聲告而止重
遠按杜衍每有內旨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
糾帝前帝嘗語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
旨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請者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會客會進秦院祠神舜欽用鸞故紙公錢
召妓會客王洙呂泰王益柔等與焉得罪舜欽除名
洙等皆
○貝州卒王則及文彥博宜撫河北討平之
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
和及覆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策命為夏國王名曩霄
歲賜銀絹茶絲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
祚立曩音囊○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
序代之尋同平章事未幾罷如○張貴妃兄堯佐
一日除四使監察御史重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

六十二

者各如正員之手皆非正官也
 唐介論之重遠
 按唐佐除宜徵
 使河陽命下介
 謂同列曰是欲
 與宜徵而假河
 陽為名耳獨抗
 言之帝謂曰除
 擬本出中書不
 聽守蜀重遠按
 守蜀豈知益川
 燈籠錦重遠按
 成燈籠者廣源
 州儂智高重遠
 按儂氏唐初為
 廣源州首領唐
 末交趾強盛廣
 源服屬之知州

文彥博向守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羌佐
 上怒遠貶介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凡當作諸父
 乃羌佐姪也四使使去聲宜徵節度景靈群牧裏行
 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
 者燈籠錦名聞金奇錦貴妃以為服黨羌佐重遠按
 唐介如彥博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今顯用羌佐
 益自固結請罷之遠貶唐介為○廣源州儂智高
 春州別駕干舉正救之改萊州
 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樞副
 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源州空蹄云源州號為
 龐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
 罷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
 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

儂金福為交人
 所殺其妻改適
 商人生智高冒
 姓儂氏既壯據
 州建國交人攻
 而執之釋其罪
 使知廣源州智
 高怨交趾因招
 納凶命貢獻中
 國求內附朝廷
 不許智高怒遂
 寇廣州百道重
 遠按遠諸書作
 蘇洵
 著辨
 姦論
 ○仁宗紀安石
 好讀書善屬文
 曾筆其所撰
 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推進
 士上第○先是

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慨然曰
 如此則富弼耳夢卜商高宗夢得傅說西伯卜得太
 宦官宮女不知其姓名
 ○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洪基立
 交趾李德政卒子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
 平章事富弼罷○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
 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矣安石嘗侍賞花釣魚
 宴誤食鉤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惡
 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善辨姦論亦
 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慝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重
 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竟就付之拒不受
 更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

司馬
光進
三劉
五規

館閣之命屢下
案石輒辭不起
士大夫謂其無
意於世恨不識
其面朝廷每欲
早以美官惟思
其不就也及赴
是職聞者莫不
喜悅焉進三劉
一論君德重遠

上章至八九乃受之及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不復辭官矣重遠按諸書無官矣之官削可賞花釣
魚宴重遠按雍熙以後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
園中三館之職皆與○已覺誤食釣餌而盡食之遂
非不近人情而○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劉一論君德
不改過洵音旬
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
罰三論棟軍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
微曰務實
子論御臣重遠按二言三劉子之二其劉
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
問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
能否則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
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
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
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從其官
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
里不洽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陳首
簡選擇三論棟軍重遠按三言三劉子之三其劉子
曰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保業重遠按其略曰天下
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
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
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為臣自非智力首出
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亦得之至難乎及夫
群雄已服眾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
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惰之情生玩兵黷武窮
奢輕侈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亦
守之至難乎惜時重遠按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
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象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
令聞永久無疆遠謀重遠按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
陰雨者國家間暇無災害之時也微彼桑土者求賢
隱微也網繆牖戶者修整其政治者也務實重遠按
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
孝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結姦邪禁暴亂
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
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洽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

察之謂知道論
識字危別賢愚
辨是非此人君
之明也武者非
強尤暴戾之謂
唯道所由斷之
不疑奸不能惑
佞不能移此人
君之武也故仁
而不明猶有良
田而不能耕也
明而不武猶視
苗之穢而不能
耘也武而不仁
猶知獲而不知
種也三者兼備
則國治強關一
則衰闕二則危
三者無一焉則
凶○棟玉篇音

里不洽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陳首
簡選擇三論棟軍重遠按三言三劉子之三其劉子
曰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保業重遠按其略曰天下
重器也得之至難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
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
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為臣自非智力首出
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亦得之至難乎及夫
群雄已服眾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
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惰之情生玩兵黷武窮
奢輕侈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亦
守之至難乎惜時重遠按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
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象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
令聞永久無疆遠謀重遠按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
陰雨者國家間暇無災害之時也微彼桑土者求賢
隱微也網繆牖戶者修整其政治者也務實重遠按
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
孝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結姦邪禁暴亂
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
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洽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

簡樸也。字彙音。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
練選擇。謹微重。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
遠按。其略曰。寧
安怠惰。學荒淫
之根。奇巧珍玩
發奢泰之端。甘
言卑辭。為僥倖
之塗。附耳屏語
。闕諛賊之門。不
惜名器。為備偽
之原。假借威福
。榜陵奪之柄。凡
此六者。其初甚
微。而日滋。月益
。遂至深固。如此
。而第之則用力
。百倍矣。西鄙多
事。重遠按。西夏
數入寇。故曰多
事。慶曆更化。重

○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
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由已出。寶元康
定間。西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
祐。天下承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
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
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垂
劉太后聽政。已音紀。更音庚。恭儉之德。重遠按。有司
嘗請以玉清舊址為此。帝曰。吾奉先帝死。固猶以為
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滌濯。帷帶。衾。稠。多用。縗。純。愛
人恤物之心。重遠按。帝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宜。齋
曰。恐。膳。夫。自。此。成。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
疑者皆令上。謝。歲。活。千。餘。人。遺。制。升。遐。詔。制。

遠按。慶曆自元
年至八年。化謂
教化。君子滿朝
重遠按。君子謂
韓琦。范仲淹。富
弼。歐陽修。王素
。蔡襄。余靖。杜衍
等。○英宗紀曰。
遂受命。將入宮
。戒其舍人曰。謹
守吾舍。上有適
嗣。吾歸矣。因肩
輿赴召。良賤不
滿。三十人行。李
蕭然。唯書厨而
已。中外相賀。既
為皇子。慎靜恭
默。無所獻為。而
天下陰知其有
聖德云。舉措重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漢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
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
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
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
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調護。上
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琦一日出空頭勅。修已僉趙
槩未僉。修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內
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安置。蓋交鬪
兩宮之人也。數上聲。固避數四。而後即位。重遠按。帝
立宗實為皇子。宗實稱疾。因辭。章十餘
上。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贊之富。至于旬月。其
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

遠按舉措舉止
措置也康復親
政重遠按康健
康也帝疾不御
殿至是初御紫
宸殿見百官空
頭勅重遠按空
頭未書所授人
名及時書填之
也恐漏洩誤事
故用之修已發
重遠按會諸書
作簽音同署名
也青蘄州重遠
按責或作謫安
置重遠按安置
道之此使不得
去○按通鑑綱
目曰歐陽永叔
議引張服木記

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曹太后仁宗
后間音潤兩宮太后英宗調護重遠按調護調停營
護也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
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
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
于天下昔張貴妃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
不能容邪后意稍和後數日琦見帝曰太后待我
少恩琦對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矣
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康復病安也復音伏
徹廉后還政空頭勅勅出未書姓名空音控第書之
修勸繁次第命署任音玉召內侍任守忠云云重遠
按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任守忠建議欲援立
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病語言安誕交構
兩宮至是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議崇奉漢王典
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

禮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
鎮呂誨范純仁呂太防呂公著父論以為不可鎮罷

以為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降服
三年為期而不
沒父母之名以
見服可降而名
不可沒也○明
謝肇淛曰有世
之所非而實是
者歐陽漢議是
也禮為人後者
不得顧其本生
父母特不為之
服耳未嘗併父
母之名沒之也
禮有三父八母
養者繼者皆父
母也嗣本位而
改其所生父為
叔伯於心安乎
於理順乎此拘

翰林誨純仁太防解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
重遠按執政指韓琦歐陽修令平聲漢議司馬光曰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漢王宜稱皇伯而
不名交論以為不可重遠按司馬光議為人後者為
之子不得顧私親安懿主雖有天性之親陛下所以
富有四海先帝德也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
事尊以高官尊尊王珪以光議為案上漢王於仁宗
為兄宜稱皇伯而不名鎮誨純仁太防皆是珪議皆
黜時公著為侍讀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著
而屢黜言者何以風天下不聽氣補外乃出知蔡州
是公著不在交論之列罷翰林後范鎮罷翰林之任
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太防解諫諍之職重遠按誨
純仁為侍御史太防為監察御史故並以言職稱人
侍講呂公著亦罷侍講之官○按儀禮喪服記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
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聖
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
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
廢其所生矣司馬等之論其未當於理也明矣○

增補通志卷之六 六十六

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改號大遼

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高氏重遠按晉高氏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

神宗皇帝名項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項自穎王

孫也故少育于宮中與神宗同年生又俱撫育

為太子尋即位。○自有漢議以來言者攻歐陽修不已遂罷韓琦亦罷

按姊妹之子曰甥高氏曹太后

所詆惟蔣之奇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眾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所以自解會修

所御所也○神宗紀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

婦弟薛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帷薄不根之謗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請

重遠按鞠養也

乃知亳州韓琦亦罷重遠按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以間琦琦求○王

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

入對重遠按帝詔安石越次入對言必稱堯舜重遠按安石始至京師詔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

所先安石對曰

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

唐太宗何如曰

臣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

陛下當法堯舜

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

何以太宗為者

思無一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撰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

荀子非相篇曰

耳是言必稱堯舜處。○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

術將對重遠按

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

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

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

入呂誨獨言其

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

不通時事大用

之則非所宜將

入對圖文重遠

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

時受翰林學士

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

所先安石對曰

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

唐太宗何如曰

臣退帝留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

陛下當法堯舜

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

何以太宗為者

思無一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撰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

荀子非相篇曰

耳是言必稱堯舜處。○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

術將對重遠按

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

按彈糾劾屬憲
重遠按寒假寒
言驕傲也陰賊
重遠按陰賊言
陰扶伎賊之心
也罷誨重遠按
出誨知鄧州○
三司謂鹽鐵度
支戶部周置泉
府之官重遠按
泉即錢也周禮
天官外府掌布
之出入註布泉
也其藏曰泉其
行曰布取名于
水泉其流行無
不備也又地官
泉府註泉或作
錢○拘一作徇
○一本無之罪

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
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已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
之不得其說措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
言太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
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諭誨論
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
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
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
多與石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
入對將音漿下同司馬光時為學士而兼經筵侍讀
乃新云云彈新參政王安石君實司馬光字已音紀

一字地氣自北
而南重遠按天
道南陽而北陰
君陽而臣陰地
氣自北而南人
臣朝君之義故
天下治地氣自
南而北君從臣
之義故天下亂
禽鳥飛類云云
重遠按讀書錄
禽鳥得氣之先
者也丑則鷄先
鳴者陽氣動也
甲中鷄亦鳴者
陰氣動也是皆
天機之自然亦
鳥鴻雁往來亦
如此不二年重
遠按英宗治平

十事大略言在仁宗朝舉駁不當而不肯謝恩丁憂
服滿而累詔不起終英宗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
而訛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
承重任則不辭二也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
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
舉職與法官爭論每挾情壞法拘私報怨五也入翰
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
取黜異曰專威害政七也當黜坐奏對不知畏敬與
唐介爭論遂致喧嘩八也上方親臨九族乃黨張辟
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於三司乃欲額
外增員十也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布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賣之桑弘羊
見漢武帝紀劉晏見唐
德宗紀粗音措上聲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
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四丁未年邵雍聞杜鵑神宗熙寧二年二月安石為參知政事南士作相重遠按安石臨川人故曰南士欲行青苗法重遠按丘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成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

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治平英宗年號散音傘天津橋在洛陽杜鵑成都記杜宇亦曰杜玉自天而降稱望帝好隊籬時荆人龍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世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將音幾下同更音庚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青苗法以常平糴本作為青苗法散與云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各以其所服國服云事京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以其所有也蘇轍曰以錢貸良吏緣為姦錢人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人有生

官號青苗錢安石蓋法之○釋氏以生老病死為四苦法華普門品凡生老病死皆以漸悉令滅生老病死苦重遠按佛說謂人有輪迴自生而老而病而死皆苦境也故以脫離生死為妙當時非此以喻五人謂安石為生重遠按安石威權日盛故以生喻之罷義倉重遠按太祖乾德元年置義倉于州縣至是罷

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鼻夔稷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對音升不勝之勝如字稱苦苦重遠按佛言苦與苦苦自別或無一苦字者是坐不讀書重遠按坐猶緣也何書三代以前文籍不備

遣使察農田水利古制廢無不修○重遠按安石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仇王廣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罷義倉舊制置於鄉社以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行均輸法命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均輸法重遠按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

增註十八卷之三 六十九 三浦氏藏版

之與眾共之曰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一半價之費
 義倉奉諫劉琦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重輕重斂散之權今
 云云重遠按侍御史劉琦錢顛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
 御上疏曰安右京倉庫所當辨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
 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置然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
 降下置安右府必欲致時如法賤琦監處州鹽酒稅
 唐虞而及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
 三司利權取為已功開局設官
 分行天下驚駭物聽陛下不察遂害天下太公
 先朝所立制度乃事更張廢而
 行青苗法

法賤 琦監處州鹽酒稅
轍以議新法罷 諫院范純仁云云重遠按薛向行均
 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道
 遠者理當剔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僥倖所乘宜速還
 言者而退安右又蘇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道不使于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安右力陳其不可檢詳
 文字官崇佐條例司罷純仁
行青苗法置常平官 出知河中府轍江南府推官

不用妄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皇龍逐以慰天下○漢五鳳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今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糶農穀貴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當糶罷重遠按安右用事雅不與糶合糶度不能爭糶疾求退遂出判章

安石既相頗為異同 願為異同重遠按升之既相乃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寇罷之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二人遂判

行預買法 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細絹 預買法見均按方春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預買法也○去聲細絹絹木絲曰細小絲曰絹

趙抃罷汴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 告音谷告於天敢告者不敢為也○**親試舉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會新法** 用策廷試之策自此始初用策重遠按初

擢為第一 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素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容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葉

上疏言安石強 七月十一日

辨自勝論公論
為流俗遠眾周
民順非文過懼
非宗廟社稷之
福也矣入懇求
去也乃出知杭
州右正言孫覺
重遠按右正言
薛史續綱自共
作知審官院宜
從之帝初即位
覺為右正言以
言事性帝意罷
去安石号與覺
善將授以為助
自知通州召還
累改知審官院
至是以周官國
眼為息為疑文
虛說安石怒遂

祖洽云云重遠按祖洽所對策專投合用事者言祖
宗多困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考官宋敏
求蘇軾欲黜之呂
惠卿擢為第一
○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顥以
議新法罷
右正言官掌諫議御史裏行程顥重遠按
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非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
貴以邪妨正者乎帝令願謂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
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遂出簽書鎮寧節度判官
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戢以議新法罷
戢論安石亂法又謂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
戢曰戢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安石遂出戢
○李定為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
大臨以繳定詞頭罷
詞頭謂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
裏行宋敏求繳還詞頭以定驟自慕廩而升位執法
非故事復下蘇頌李太臨皆繳還以繳定詞頭罷重

取知廣德軍中
丞呂公著重遠
按御史中丞呂
公著上疏曰自
古有為之君未
有失人心而能
圖治亦未有能
之以威勝之以
權而能得人心
者也安石怒貶
知穎州○按集
說繳吉手切音
糾糾庚也劉向
曰紛繳爭音調
景溫云云重遠
按數日之間臺
諫一空安石以
外議紛紛請以
姻家謝景溫為
侍御史知雜事

遠按繳繳還也李定少受學于安石舉進士為秀州
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問曰君從南方來
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
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
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
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
御史裏行程顥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察
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真憲臺度越帝格察法
制封還制書詔諭數回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
命落知
○謝景溫為御史知雜事
蘇軾以管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作安石
為景溫所劾去
上萬之上上聲下同擬對廷試策重
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時王安石贊
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說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
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
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
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抗

帝從之。上萬言。書重遠按。萬言。書蓋指上。神宗。皇亮兩書。見八。大家文讀本。其。前書七千四百。七十八字。後書。千四百二十。四。字。此言萬言。蓋。舉太數耳。伊呂。之佐重遠按。伊。呂薛史續綱目。共作伊周。宜從。之。歌舞重遠按。歌舞言樂。而從。之也。鄉人笑罵。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宜從之。曾公。亮罷重遠按。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蘇軾嘗責其。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報罷重遠按。報。翰報乞致仕。重。遠按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云云。遂以戶部侍郎。致仕。更科舉法。云云。重遠按。初。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

州據此。則此句當改作。○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正。以緝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作。笑。罵。好官。我須為之。鄧綰上書。重遠按。初。綰通判寧州。數士。以為宋興百年。習安。劫洽。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以浮議而堅行之。又貽安石書。極其佞諛。由是。安石力薦於帝。伊呂伊尹呂望。免役據家。貴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謂之助書。檢正司。役。○曾公亮罷。錢檢正。押寧寧三年。置官。掌中書庶務。○曾公亮罷。制。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策。制。人云云。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驅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

獨不反。而思之。乎。及秦第帝。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千餘言。九。論安石所建之法。非是。安石怒。罷文仲。還故。官。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而不載張繪事。○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致仕。音朔。陳升之罷。陳升之罷。重遠按。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乃出會母。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安石當國。斥其。喪去位。○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安石當國。斥其。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外任。則貶之。○立保甲法。家。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立保甲法。家。為保。五十家。為太保。十大保。為都保。選眾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保甲法。重遠按。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已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

立保甲法。甲法。報罷重遠按。報。翰報乞致仕。重。遠按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云云。遂以戶部侍郎。致仕。更科舉法。云云。重遠按。初。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

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

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

教之戰陣。每一

每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更科

上篤意經學深

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

○曾布為中書檢正。○更科

是改法罷詩賦

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禮禮記一經兼

○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言新法之

論語孟子每試

害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

四場初本經次

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

兼經太義凡十

守昨學士院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尤所為

道次論一首次

也光屢請外得永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

策三道禮部試

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

即增二道中書

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

撰太義式頒往

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舉高出崇福宮

試義者須通經

除樞副

有文采乃為中

而巳天變不足

裕不但如明經

重遠按司馬光自翰林學士除樞密副使人言不足

墨義靡解章句

恤重遠按安石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

而已天變不足

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保甲不特除盜

院云云重遠按

不足恤之說也祖宗法不足守重遠按司馬光嘗論

薛史作昨學士

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

院試館職策問

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是

意指此三事先

祖宗之法不足守之說也。請外光與安石不合。故屢

見重遠按先見

請出補外官。永興宋名陝西安西府曰永興軍京兆

指彈文勇決重

郡移許光初出如永興本路青苗助役得免後移知

遠按勇決高乞

許州不赴上言之上上聲屢請不從判西京之請得

致仕。○西京留

請得判西京。故

司御史臺宋元

○歐陽修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教青

通鑑作西京留

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富弼先知亳州坐格

按四任薛史續
綱自共作不仕
三十月為仕官
職不得過三任
此特恩也格青

增補... 卷之六

罷差法重遠按富
役行彌判亳州青苗
莫役法行彌謂如是
法則財聚於上入
散於下祖格不
立太行罷差役重遠
學三按差役太宗所
舍法五分民戶為九
行市等上四等充役
易法下五等免天學
三舍法重遠按
初入太學為外
舍定額為七百
八外舍升內舍
行保買三百內舍升
馬法上舍買百生員
各治一經月考
頒方試其業以次代
田均舍上舍免發解
稅法及禮部試召試

罷差法重遠按富
役行彌判亳州青苗
莫役法行彌謂如是
法則財聚於上入
散於下祖格不
立太行罷差役重遠
學三按差役太宗所
舍法五分民戶為九
行市等上四等充役
易法下五等免天學
三舍法重遠按
初入太學為外
舍定額為七百
八外舍升內舍
行保買三百內舍升
馬法上舍買百生員
各治一經月考
頒方試其業以次代
田均舍上舍免發解
稅法及禮部試召試

○罷差役行募役法
差人充役募役法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募人充役
重遠按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
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等相繼草具條
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
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
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
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二
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
支官錢收貨在間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
官許至務投賣如願折換官物者亦聽之市易法重
遠按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
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
則度其田宅金帛為抵當而貸
○行保馬法
保願養馬者凡一匹官給馬或與直歲閱肥瘠死病
者補償○宋鑑熙寧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申願
養馬者聽

○頒方田均稅法
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
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
方歲以九月令使分地計量驗地肥瘠分為五等
均尼稅數方田均稅法重遠按方田之法以東西南
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
方參定肥瘠分五等以定其稅則均稅之法縣各以
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感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
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
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
○置熙河路以王韶為
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

賜保馬法重
遠按保申願養
馬者戶一匹物
力高願養二匹
者聽皆以監牧
見馬給之或與
直令自市歲一
閱其肥瘠死病
者補償三等以
上十戶為一保
四等以下十戶
為一社以待病
斃補償者保戶
馬死保戶獨償
社戶馬死社戶
半償之○綱目
熙寧五年八月
王韶擊吐蕃敗
之遂城武勝熙
河路重遠按熙

青唐咽喉之地邊墩益斥役兵之死其甚多
為奇謀始開熙河之役韶克河洮岷疊宕等州又據
斯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安石以
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喃
○置熙河路以王韶為
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

續注十八史綱卷之六

七十四 三輔天賦

河二州名。經略按無等使重遠共無等字。似是以河湟重遠按河湟二州名。○按字與斯音斯。察訪湖北重遠按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首刻剝無度。蠻眾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重遠按。經制蠻事。南北江蠻辰州重

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郡。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喃氏子孫。隨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復音伏。河湟水出蘭州大小榆谷。東入于河。古渭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即隴西郡。蘭州屬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喃所囉喃音恪。色囉蕃族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如絕西真人右臂。河洮即熙河路。岷音泯。平聲。屬鞏昌。今西和州。宕音唐。去聲。屬順元。今渠州。青唐鄭州。又名青唐。咽喉之地。要害之地。如咽喉。喉音向。封土表界。曰城。十里一置。五里一墩。○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梓柯。命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歡迎。其實殺戮浮屍蔽江。惇音敦。察訪云云。惇為中書檢正。而承命。察訪湖北。經制江蠻。方始建議。

遠按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置三。于南江。則舒州經義。有州。甲氏有局。二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蠻酋。重遠按。借當改作。猶諸書作。猶。省戶。重遠按。省戶。省減。戶數。以省。徭役。如尹鐸。為。○神宗紀。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形於色。安石曰。水旱常數。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

經略制御南北江之蠻夷。辰州屬湖廣。施州屬州。南梓柯郡。屬川南。今珍州。徭音遙。南夷別種。曰徭。省戶歸附之民。○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為檢討。置詩書周禮重遠按。言置安石提舉。惠卿。王雱。同修撰也。○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石門鄭俠。畫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善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石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况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各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

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違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按以拜官為除官沈括筆談云以新舊舊已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或不慮亦謂以新易舊

江寧府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

汴州城門上書之上上聲下同鄭俠畫為圖上書重遠按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已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等在依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糶腹林構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艸根至身被

舊之義而階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因頃重遠按頃峰也況千萬里外哉重遠按此句下薛史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再即氣動臣宜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二

行尸馬法 見前保馬法也戶馬法重遠按因曾孝寬言仁宗慶曆中官買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判相州韓琦

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

○行尸馬法 見前保馬法也戶馬法重遠按因曾孝寬言仁宗慶曆中官買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判相州韓琦

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

本解無為法名
沙門治平間重
遠按治平英宗
年號集賢重遠
命韓 賢學士典故重
河東 遠按典故典章
割地 故實散給重遠
按言散給青苗
錢定策元勛重
遠按琦定策英
宗神宗如河東
割地重遠按遠
使爭議疆事不
決帝問于安石
安石曰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至
是遣天章閣待
制韓縝如河東
割地與之凡

體痛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御製碑曰兩朝願命定
策元勛之碑集賢次相曾公亮東應參政趙鼎西應參政歐陽修鄉郡琦本相州人而判相
州故曰鄉郡兩朝云云承仁宗英宗遺命而有策立天子之元勳 ○命韓縝如河東

割地先是憲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
侵入彼國尉應湖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

見朝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北
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界北三十七將疑有

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
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續音軫

東西失地七百里器所三十七將名號未詳復音 ○安石再相二年屢
里遂為異日興 伏斷音端去聲將欲之將音漿

兵之端鋪舍重 謝病于零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
遠按鋪舍字本 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

置熙河路也植 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痛用小人
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

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
平末种謂取綏州夏人即欲與兵報復夏主諒祚卒

于秉常立大人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
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

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遵卒于乾德立

起尋相繼知桂州集士丁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
水戰禁止州縣與外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
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
安石怒遣趙高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兵禍訖安石
之去而未已吳充王珪繼安石為相充先在政府數
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
去管商管仲商鞅報復之復音伏鬼章西蕃大酋沈
起劉燾云云重遠按神宗熙寧六年知邕州蕭注
不朝帝問取交趾之策注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
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知桂州起受旨於
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沈起坐邊議罷
以知處州劉彝代之彝至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交
人交趾人邕欽廉三州屬海南安石怒重遠按安石
聞欽廉陷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

蘇軾
安置
黃州
為翰林樞副政
曰先在政府共
攻之不能去重
遠按充遣同列
困毀然不能去
征世譏其不可
而不能勇退元
豐元年重遠按
元年當改作二
年議時事重遠
按議事議也發
錢本重遠按兩
蘇翁曰本子本
之本發錢本如
青苗錢類薛文
作發錢以本業
貧民○按綱鑑
注曰一年有太
半在城中支官
錢也上一句云

役之法窮困生民而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益怒以
趙高為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師議之熙寧
九年交趾陷邕州冬十月安石免高音切○元豐元年
鮮十六十死六數音朔確苦角切
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
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
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
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垂拱終
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
田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日食無鹽
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乃追軾繫御史獄
詔定與張璪推治王珪三軾有不臣意舉軾檜詩根

杖糶黍飯去勿
勿過眼青錢轉
手空業貧民重
遠按業猶資也
贏得云云重遠
按輸之友言
唯是較勝此詩
諷書苗助役不
便言百姓於城
中淨費而莊家
子弟以此多在
城中但學得城
中語音耳語音
好重遠按語音
好言不作田舍
間語明法以課
試群吏重遠按
置刑法科許有
官無職罪為試
律令刑統太義

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
軼欲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
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軼。具充王安石禮皆勸上容之。
獄成而有是命。弟軼亦坐救軼而貶。坐軼詩案黜罰
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軼。尋移汝
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湖州屬江浙。即吳興黃州屬淮西。業
賑恤之也。強半木半也。明法唐制有明法讀書萬卷
重遠按。杜詩讀書破萬卷。律法律之書。音路。賦地
也。東方曰斥。西方曰鹵。聞韶解忘味。重遠按。論語孔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注不知肉味。蓋心
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此言非以聞韶故忘味。韶舜
樂也。燥音早。推音吹。治平聲。檜木名。柏葉松身。根到
九泉。重遠按。此詩上二句云。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
凌雲。木要奇。九泉之九。極數。如九地九淵之九。飛龍

斷家取其通曉
者補刑法官。或
言試刑法。世指
為俗吏。故應者
少。乃詔悉試。致
君堯舜。重遠按
致君堯舜。用伊
尹事。東海云云
重遠按。此詩譏
興水利。變桑田
重遠按。麻姑曰
東海。一變為桑
田矣。豈是云云
重遠按。此詩譏
禁私鹽。追軼重
遠按。追當改作
建薛史作。建。○
二十二人姓名
見綱鑑注。元豐
元年大正官名

御天重遠按。飛龍御天。用易。飛龍在天。及乘六龍以
御天。二語。言有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吳充王安石禮
皆勸上容之。重遠按。吳充申救甚力。王安石禮亦白帝
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軼以才自奮。謂前
祿可止。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日致
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有此命。蘇軾獄詞已
成。始有寬容之命。獄成而有是命。重遠按。是命即上
文。安置黃州也。李定等以軼譏時事。必欲置之死。獄
詞已成。帝憐軼。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二十二人姓名
名未詳。重遠按。索其所往。來文字書簡。遂以二十二
人為軼黨。搆成其罪。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
藻陳襄劉放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
道吳瑄盛僑王忱王鞏王安石周○吳充罷踰月而
卒。吳充罷重遠按。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元
豐元年。大正官名。元豐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
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

重遠按元年蓋改作三年凡仕者以登堂閣作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級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是以更其制以王珪蔡確為之重遠按上珪為右僕射蔡確為左僕射張璠為之重遠按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璠為中書侍郎蕭宗孟王安禮為之重

郎章惇張璠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以三省統領自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奏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八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門下中書侍郎門下省參政為中書侍郎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分道伐夏國重遠按李憲出熱河神誘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

遠按蒲宗孟為尚書左右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三旨宰相重遠按謂無所建明也蕃漢官重遠按蕃人拜官者曰蕃官與利之臣重遠按與利之臣如安石惠卿西事重遠按西事西夏之事○公輔之望者謂當為三公輔弼于天子之名望也通鑑輔作弼同對重遠按對召對也不取司馬光駁重遠按此句下薛史

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十五六上憲上之聲樂音洛新城在銀州東南二十五里築永樂新城重遠按徐禧以永樂為形勝用工二十萬城之十四日而成故曰新城城內有鄜延鎗軍雜蕃漢人○富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國斂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上上聲為去聲下同公輔之望守輔聲望重遠按以三公輔弼期望之故曰公輔之望處音杵出處重遠按出仕處家也一紀十二年○宰相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

司馬光通鑑纂要

有未論別事... 則雖悲之使去... 亦不肖矣... 七字資治通鑑... 成重遠按初光... 約戰國至恭二... 世如左氏體為... 通志以進其宗... 悅之命續其事... 光遂與劉欽劉... 恕范祖禹及子... 康編集帝即位... 賜名資治通鑑... 製序文賜之上... 起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下終五... 代凡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修成

孟昂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
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
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
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
光呂光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
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世不
御政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為為也奈何熙
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
黨竟為天下患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
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

二百九十四卷
新舊人重遠按
舊人如司馬光
呂公著諸人國
是重遠按劉向
新序楚王謂孫
叔敖曰願相國
與諸侯士大夫
共建國是言一
國所同是也亦
于重遠按人君
為民父母故謂
民為赤子康誥
如保赤子

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征
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哲宗
皇帝乃不之乃汝也邪音耶始上之上上聲將音漿
下同國是國家公論建儲重遠按儲國儲言太
子也師保重遠按師保官名有太師少師太保少保
不治之治平聲倔強重遠按倔強梗戾貌復音伏失
律沈起劉彝激變交人重遠按失律言師失
法易師出以律否藏凶皇太子神宗第六子

增訂十八史略卷之六

三浦印齋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略卷之六

